

# 錢牧齋詩文集考

周 法 高

## (一) 牧齋初學集

錢牧齋詩文集最流行者爲《四部叢刊》本《初學集》一百十卷及《有學集》五十卷。《初學集》爲崇禎十六年癸未(1643)其門人瞿式耜(字稼軒)編輯刊行。潘重規先生《王烟客手鈔錢謙益初學集考》(《新亞書院學術年刊》第十二期, 1970; 又見潘重規著《錢謙益投筆集校本》, 1973年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余藏清初抄本《初學集》，凡五厚冊，全書幾達千頁。頁高十英寸半，濶六英寸半。每半頁十二行，行卅三、四、五字不等。約計每頁八百字，全書殆將八十萬言，可謂煌煌鉅製矣！紙質細潤，黃楮，四界，烏絲欄，中縫上端署「磊齋」二字。鈔寫字體在行楷間，秀逸流麗，通體用朱筆勘校，復加圈點。首頁及次頁正面抄瞿式耜《牧齋先生初學集目錄後序》。首頁有「潘氏桐西書屋之印」及「潘茶坡圖書印」陽文朱印二方。第三頁首行「初學集」下有「蒙叟」陰文朱印。又有陽文「萬華小隱」、陰文「鄧尉山樵」二方印，最下綴陽文「茶坡潘介繁珍藏之印」，印皆篆書。次頁反面有鈔者題記云：

《初學集》一百卷，梓于甲申之前，運遼陽九，姑爲名山之藏。余借錄本讀之，喜而不寐，遂鈔得十之六，爲歲丁亥。已而借槧本鈔十之四，爲歲己丑。原刻族分部居，有倫有脊，詩廿卷，雜文五卷（重規案：原鈔作「廿五卷」，朱筆圈去「廿」字。），序十二卷、記五卷、行狀三卷、墓誌銘十卷、神道碑銘三卷、墓表二卷（重規案：原鈔作「三卷」，朱筆校改爲「二卷」。）、塔銘二卷、傳三卷、譜牒二卷、祭文一卷、哀詞一卷、啓帳詞書一卷、疏一卷、贊偈一卷、題跋四卷、奏疏二卷（重規案：據刻本實一卷，此誤爲二卷。）、

制科之卷三、外制之卷十、《實錄辨證》之卷五、《讀杜小箋》《二箋》之卷五。余先鈔十之六，以錄本之叙次條分，不依原刻，不無歎然於此。後鈔槧本以足之，寓覽全帙，迺知目次之釐然也。行書密行，亦經年而葢事，以是爲《初學集》草稿，娛一人之目可乎？余年艾矣，攤紙日度數千言，午夜夢回，腕楚輒作呻吟聲，晨起科頭，筆墨戛戛然且握管不釋手也。尙勤篤嗜，其不暇逸乎哉！書成爲識之如此。己丑中秋，識於吳興氏之寓樓。

……考丁亥爲永曆元年，卽清順治四年（西元一六四七），己丑爲永曆三年，卽清順治六年（西元一六四九）。……鈔本出於王烟客之手。……

至刻本《湯養仍文集序》，鈔本作《玉茗堂集序》，全篇文字出入極大。刻本篇首云：「臨川《湯養仍文集》若干卷，吳人許子洽生以萬曆乙卯，謁養仍於玉茗堂而手鈔之以歸者也。」鈔本則云：「吾友許子洽氏，以萬曆乙卯，謁養仍先生於臨，携所著古文以歸，集爲十卷，而屬余序之。嗟乎，養仍詩賦與詞曲，世或陽浮慕之，能知其古文者或寡矣。」以下全篇文字均多異同。知抄本付刻時，牧齋頗有所點定也。抑有最堪注目者，此集鈔錄時，殆卽慮有焚坑之禍，故全集胡奴之「奴」，皆省寫作「又」。……今鈔本《還朝詩集》上，有《臨淮田舍題壁贈王鶴年》一絕云：

坦腹便便腰十圍，鐵衣拋却臥牛衣。恨君不度三岔水，生取又兒合赤歸。

……錢遵王箋注《初學集》，徑將此詩刪雜。而今傳涵芬樓景印崇禎癸未刊本則將此詩「奴兒合赤」四字剗去。

王烟客抄本初學集，亦足資校訂也。

## (二) 叢刊本牧齋有學集

《四部叢刊》本《有學集》爲康熙三年甲辰(1664)鄒氏原刊本，前有鄒鉉序云：

晚年名益高，望益重，頽然應酬，亦有病其濫觴。易簣時乃以手訂《有學集》授遵王。余子弟爲及門，故得見而知之。合之而先生之文盡，千古之文亦盡於此。或有執尺寸過求先生，吾所謂不朽者立言耳，他何知焉？康熙甲辰陽月，范陽後學鄒鉉序。

其中卷二七至三一原有抄配五卷，以金匱山房本代之。民國十九年(1930)，二次印本復

用潘博山家藏原刻本全部重印入《四部叢刊》。潘景鄭輯《絳雲樓題跋》序云：

弱冠從事搜香，得《有學集》初刻（五十卷）及二刻（金匱山房重刻五十一卷）本，較其異同，甚多出入。又得黃黎洲評本，勘正譌奪。初刻本詩多三題，文多七首，二刻本則增益詩二十一題，文九十首。涵芬樓影印入《四部叢刊》，初據金匱山房本傳布。<sup>1</sup>《叢刊》再版時，徵得吾家所藏初刊本，別錄金匱山房本校補附行。

二次印本並有姜殿揚以金匱山房本校刊，增輯《牧齋有學集補》，並撰《牧齋有學集校勘記》，有姜氏民國十八年己巳（1929）跋文云：

《有學集》五十卷本，康熙甲辰第一刻也。鄒跋云：「出牧翁手編遺稿」，蓋皆入清前後所作。集中行文，仍奉明朔，有弘光紀元而無順治年號，內明外清，顯觸時忌。觀此知此老臨文不屈，降志可哀，其不死也，實以遺山、太朴自負，欲完有明一代史稿耳。絳雲一炬，悵悵逃禪，卒與吳梅村草間苟活同一飲恨。後世因文見志，略迹原心，未嘗不深惜之。此鄒氏當日所以不顧一切為之毅然刊行也。板成遠禍，始漸刊落。後二十年，流綺子弟復有金匱山房五十卷定本之刻。弘光大明字面，抹削殆盡。墓志類標題，凡初刻大書明代封階者，咸冠明字。清故碑誌，舊題故某官者，悉易皇清字，盡失牧翁原本之真。他若四十七卷題《紀伯紫詩》引用放翁「家祭必告」語，暗寓恢復中原之旨。初板已剝者，重定本轉復補完，明順暗犯，或者當時以滿人不諳漢文校者故作狡獪歟？此其兩刻得失大概也。書重初刻，猶之獄貴初情，無他，真而已矣。清初違礙書目，凡有錢氏一序，即在禁燬之列，於此可覘一代文字慘獄之因果，禁網燼餘，讀者着眼有在。此《四部叢刊》所以有取乎初刻五十卷本也。原有抄配五卷卷二十七至三十一，不若刻本之可信，初印因以金匱本代之。自視愀然，終思一覩真面。張菊生先生頻年蒐訪，昨冬始於東京靜嘉爵邸見之，手校所易五卷異同以還。逕過吳門，復從潘君博山所，獲覩其書，乃滂熹齋世守之祕也。因請借印，屬余互勘，補完前闕。今重印觀成，獲彌此憾，可謂歷盡求書之甘苦已。或謂金匱山房本增訂詩文

<sup>1</sup> 據余所見《四部叢刊》本僅有卷二七至三一影印金匱山房本，其餘仍係影印康熙三年甲辰原刊本。而潘氏謂「《四部叢刊》初據金匱山房本傳布」，不知是否《四部叢刊》在更早時曾影印全部金匱山房本？抑潘氏誤記？疑莫能明也。據姜殿揚跋文（見後引），亦只言影印金匱本五卷而已。

多所是正，爰有校補之輯，俾讀者兼收兩本之長。書有不盡以多為貴者，此類是也。前輯書錄，於板本取舍，略而未及。恐閱者得魚忘筌，轉昧纂錄者收印初刻之實際，敢不憚辭費而書其後。己巳霜降，吳縣姜殿揚。

所云「初印因以金匱本代之」，乃指卷二七至三一，並非指金匱本全書。《叢刊》初印本卷二七，頁一上十行「徼恩于帝」，「恩」字較大，明係補刻；二次印本「恩」作「惠」。初印本頁二下八行「我與爾三乎」，「與爾三」三字佔二格，明係增刻補入；二次印本作「我與三乎」。可見金匱本蓋據初刻本加以挖補，增入若干篇，未必另行雕版也。案姜氏所校異文，或有遺漏；其所輯《牧齋有學集補》，亦有疏誤之處。然其校勘之功，誠不可泯。

《叢刊》本《有學集》目錄所收詩文，與集中所收亦偶有出入。如：

卷一二第15題：《和飲荔詩》，集中無此詩。

卷一五末：《錫山重修宗譜序》，集中無此文，但集中有《瞿留守賻引》，目錄無。

卷一六第9題有《佟氏幽憤錄序》，金匱本無。

卷一七末：《四照堂文集序》，集中無此文，金匱本亦無；見《外集》卷八及岫廬藏《有學外集補遺》。

卷二五第2題：《石林長老七十序》，集中無此文；金匱本有。

第6題：《吳母徐太孺人八十序》，金匱本有。

卷三二末：《從祖府君改葬誌》，集中無此文；金匱本有。

卷三三末：《顧貢士妻陸氏墓誌銘》，集中無此文；金匱本亦無。《牧齋外集》卷一六有《顧云美妻陸氏墓誌銘》。

卷三五頁二五有《贈太孺人趙氏墓表》，目錄無；金匱本有。

《叢刊》初印本卷三六頁九上有《嘉興營泉寺白法長老塔表》，頁一一下有《中峰蒼雪法師塔銘》，頁一四上有《石林長老塔銘》，《叢刊》二次印本及縮印本皆無之，金匱本有，《牧齋有學集補》收入。姜氏《校勘記》云：「此卷第八葉三六二上，葉號題作八至十五，後接第十六葉三六二下。蓋刊成之後，又復抽併也。前頁盡處，《天童密雲禪師悟公塔銘》銘文無尾，後頁起處，《道開法師塔銘》序文無首，故文字不相啣貫。今校補後方。其兩文中間，尚有塔表、塔銘三首，卷末又增輯塔銘一首，均錄入《牧齋有學集補》。」

卷三七第5、6題：《盧府君家傳》、《盧氏二烈婦傳》，集中無；金匱本有，《牧齋有學集補》收入。

卷四〇頁八上有《寄內衡法師書》，目錄無；金匱本有。

卷四一頁一一下有《乾元道人祠屋疏》，目錄無；金匱本有。

卷四八頁一有《香觀說書徐元歎詩後》，目錄無；金匱本有。

卷五〇頁七下：《叢刊》初印本有《書汰如法師塔銘後》，頁九下有《又書汰如塔銘後》，頁一〇下有《覺浪和尚天界初錄題詞》，《叢刊》二次印本及縮印本皆無之；金匱本有。

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頁三〇七：

《有學集》五十卷，康熙初刻於粵中，其《無角黍辭》一首、《書汰如塔銘後》二首、《題覺浪和尚天界初錄》一首，及《題地輿歌》有缺字者，後來改本也。

查《叢印》初印本及二次印本《有學集》卷三七頁一八下第八行至頁一九上第七行，皆缺十行，在「哀詞」類《徐巨源哀詞》後，當即《角黍辭·哀東臬氏》剝去者。《叢刊》初印本卷五〇頁七下第二行至頁九下第九行有《書汰如法師塔銘後》四十八行，頁九下第十行至頁一〇下第一行有《又書汰如塔銘後》十二行，頁一〇下第二行至頁一一下第二行有《覺浪和尚天界初錄題詞》二十一行，而二次印本皆無之。姜氏《校勘記》云：

此卷第七頁頁號題作七至十，是頁後半及十一頁前半，有剝白二十一行，中經抽併。金匱山房本補輯塔銘文三首。

是鄧氏所見之原刻本最全，《叢刊》初印本次之，二次印本又次之。當是印有先後。

### (三)金匱山房本牧齋有學集

金匱山房本五十一卷，康熙甲辰陽月范陽後學鄧鉉序後，有「訂定牧齋先生《有學集》偶述凡十則」，題「康熙乙丑徂暑，梁溪金匱山房主人漫述」。案乙丑為康熙二十四年(1685)。

牧齋先生《初學集》之刻，屬稼軒瞿公手定，行世已久，傳誦海內。今觀《有學集》先詩後文，詩以年序，文以體分，出自先生手編，而本初集舊例，故訂定而

俱仍之。

先生留心史事，其詩文莫非史也。自絳雲燼而青簡銷，往往借題撥悶。如序《建文年譜》便與初集《史氏致身錄考》二篇互相發明。劉文端、李忠毅、許石門諸公誌銘，《李忠文公碑》，與初集楊、左、高、葉諸公墓文一意連絡。與《松陵二友書》，便與初集《太祖實錄辨證》及《開國羣雄事畧序》等篇互見異同。凡此類須合二編參讀之。

先生覃精經學，如序刻十七史，而曰先經後史。與杜氏論文，而曰六經史之宗統，六經之中皆有史，不獨《春秋》《三傳》。序《賴古堂文選》，則又指陳經學三謬，而各舉其人以實之。非究極源流，何以得此？至與顧氏論三百篇，與嚴氏論《春秋》，與歸氏論《易圖》說《洪範》，尤先儒所未發。

集中文多微辭，詩尤有隱謎。如《鵝籠》四絕，非為弔歎青樓；《觀棋》諸篇，詎止消磨白晝？在善讀者自得之而已。

先生論明文，前祖宋文憲，後宗歸太僕。蓋二公不為顧家之學，各蓄經世之志，先生所竊自比也。故其行文，出入《莊》《騷》，縱橫儒釋，變化之妙，不可端倪。讀是集者，先問津於是，思過半矣。

逃禪是先生末路，作宗門文字，幾當是集之什三。然運水擔柴之偈，固堪悟禪；吃飯喫尿之云，殊為傷雅。故於此種文字，稍有刪節。

先生兼通二教，博極羣書，使事多僻，用字亦奇，有後生淺學所未詳者。聞初刻頗急遽，故多亥豕魯魚之誤，甚至脫簡於此錯簡於彼，覽者茫然不能成句讀，何暇研求文字耶？會余兄弟避暑家園，燕談及此，遂相與施長案，展全篇，細加磨對。刻本有疑，則取錄本正之；錄本有疑，則取別本正之；別本有疑，則又就已見質眾論而參正之。閱月而後庶幾一字無訛。

諸題跋之文，崢泓蕭瑟，言短味長，方諸近賢，直超董文敏而上之；況先生於詩友松圓，於畫友檀園，於書法友華亭及西田，相遇賞音，尤有一唱三歎者乎？集中惟題跋一種，卷帙較多，以此。

增入詩文，俱分綴各卷之後。餘有題跋雜文，則做補遺之法，另編卷目，附諸末簡。

從來贗本亂真，難欺有識；然《玉杯》《繁露》之製，本廣川外篇；微雲疎雨之聯，非襄陽莫辨，亦何必盡出集中哉？是刻續錄多至一百餘篇，有取諸抄本者，有取諸手澤者，更有取諸他刻者，如《與梅村先生書》原刻《梅村集》之前；

《贈吳門袁生》詩，原刻《文謙詩》之後；《邵母九旬五代贈言序》及壽詩，原刻《梓里集》中，故採入之。其他借銜盜姓氏之作，闕而不錄。

康熙乙丑徂暑，梁溪金匱山房主人漫述。

鄒氏偶述十則，頗為精到。例如第二則謂「其詩文莫非史也」，可謂洞徹牧齋心事。第三則謂「先生覃精經學」，舉其「六經史之宗統」，「六經之中皆有史」等語，開章實齋「六經皆史」之先河。日人吉川幸次郎嘗以為清初經學創始於牧齋，在亭林之先，可謂推崇有加矣。第四則謂「集中文多微辭，尤有隱謎」，可謂一語破的。其所舉《鵝籠》、《觀棋》諸詩，拙著《吳梅村詩叢考》（《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六卷第一期，頁三一—至三一五）已加闡明。第五則謂「先生論文，前祖宋文憲，後宗歸太僕」，使讀者先聞津於是，可為後學津梁。第六則謂於牧齋逃禪文字，稍有刪節，因知《大佛頂首楞嚴經疏蒙鈔緣起論》、《後記》、《重記》、《心經畧疏小鈔緣起論》、《緣起後記》、《金剛經頌論疏記會鈔緣起論》等重要文字不見於金匱本，蓋有由也。

金匱本與《叢刊》本差異之處，見姜殿揚《校勘記》。《叢刊》二次印本後附《牧齋有學集補》（亦見《叢刊》縮印本，台灣商務印書館據縮印本影印）。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金匱本目錄中較姜殿揚所輯《牧齋有學集補》所收金匱本之文多下列諸篇：

卷二三：《君鴻七十壽序》（案此文見《牧齋外集》卷一〇頁一三下，p.196）  
《張子石七十壽序》（案《牧齋外集》卷一〇頁八下，p.191有《張子石六十壽序》，已見《叢刊》本卷二三頁一三。疑編《外集》者誤收。）

卷三六：《華首空隱和尚塔銘》

卷四〇：《復夫山和尚書》

以上之差異是否由於姜氏所據之金匱本與傅斯年圖書館藏本有差異，或由於姜氏之疏忽，尚不可知。

此外，《牧齋有學集補》中所收金匱本之文有重見於《叢刊》本者，如：

卷四一：《為瞿稼軒集賻疏》（案《叢刊》本卷一五頁二八作《瞿留守賻引》，但目錄中無此文。）

卷四八：《題織簾居唱和冊》（案《叢刊》本卷四八頁一〇作《題顧伊人詩》。）

此蓋由於姜氏之疏忽。

王重民輯錄《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善本書目》頁一〇二八至一〇二九：

《牧齋有學集》五十一卷八冊，一夾版。清康熙間刻本十行二十字

清錢謙益撰。按繆荃孫《藝風堂文別存》有是集跋，稱：「《有學集》在從孫遵王處，流傳於後。無錫鄒流綺刻於康熙甲辰，是第一刻也。鄒又刻吳梅村《綏寇紀略》，借名吳伯成興祚序，伯成控諸有司，至燬其版，此集遂同燬矣。康熙乙丑，梁溪金匱山房重刻此集，增入題跋雜文為卷五十一，各卷亦有增入，是第二刻也。」此本五十一卷，依繆說當是第二刻。惟卷五十一是鈔補，目錄自三十卷以後亦是鈔補。今《四部叢刊》影印本凡五十卷，題為原刻，兩本對校，殊難辨其孰為翻刻？孰為原刻？且此本各卷，並不見增多篇目，惟卷三十一《蕭伯玉墓誌銘》：「弘光□南渡，遷光祿寺少卿」，弘光兩字係剝補，而影印本則並「弘光□南渡」五字削去之矣。

鄒鉉序康熙三年（一六六四）

蓋因康熙二十四年乙丑（1685）金匱山房本可能大致採用康熙三年甲辰（1664）之版片而略加修補，故「兩本對校，殊難辨其孰為翻刻孰為原刻」也。

#### （四）錢牧齋全集

《錢牧齋全集》一百六十三卷，宣統二年庚戌（1910），邃漢齋校印本，乃吳江薛鳳昌氏校印，民國十四年（1925）上海文明書局重印。全書分四部份：

- 一、《初學集》百一十卷；
- 二、《有學集》五十卷，因原刊與箋注本詞句有出入，故以原本為主，箋注本異詞列注中。並附印錢曾箋注。
- 三、《有學集補遺》二卷，據何義門舊藏抄本。
- 四、《投筆集》，據抄本。<sup>2</sup>

第三、四部份當另行討論，《初學集》問題較少，今不論。《牧齋有學集序》與《叢刊》本結尾畧有不同。《叢刊》本「余子弟為及門」，「弟」作「漪」。《叢刊》本

<sup>2</sup> 據徐緒典《錢謙益著述被禁考》附錄「錢謙益著述表」，《史學年報》第二卷第三期，頁一〇八。



「或有執尺寸過求先生，吾所謂不朽者，立言耳，他何知焉。康熙甲辰陽月，范陽後學鄒銜序」，遼漢齋本作：

或有以字句過求先生者，世祖嘗曰：「明臣而不思明者，即非忠臣。」大哉王言！

聖朝不以文字錮人久矣。學者覽先生之文，即當諒先生之志。縱或訾先生之人，不能不服先生之文。吾所謂不朽者立言耳，他何知焉？康熙甲寅陽月，梁溪後學鄒式金序。

案甲寅為康熙十三年(1674)。蓋《有學集》為巨帙，自康熙三年至二十四年，每次畧加修版，即可付印，未必全部重新鑄版也。

遼漢齋本之另一特色為：將錢遵王《有學集詩註》附入《有學集》卷一至一三卷中，其次序仍按《有學集》，但加入見於錢註而不見於康熙甲寅本《有學集》諸詩，並在小註中註明錢註本與甲寅本之異同，每條加「鳳昌按」以別之。余曾取《叢刊》初印本與錢註本互校，發現與鳳昌校語大致相同，但亦有不見於鳳昌校語中者，或為鳳昌所漏校。

遼漢齋本有與錢註本及《叢刊》本不同者，為錢註本卷二頁二二上七行「遺策猶存表餌篇」，「表餌」、《叢刊》本（初印本及二次印本）頁一一下三行作「忠孝」，遼漢齋本作「六月」。錢註本卷三頁七上四行「射潮猶望水犀軍」，「猶」、《叢刊》本（初印本及二次印本）頁四上八行作「無」，遼漢齋本作「空」。

遼漢齋本所據之錢註本，有與余所藏本不同者，為錢註本卷三頁九上「佛燈官燭古珠宮」，遼漢齋本校云：「鳳昌按：箋註本『珠』作『殊』。」余所藏本「珠」字似經過改刻者，史語所藏本作「殊」。錢註本卷四頁四二上三行「老去閉門聊種菜」，「閉門」、《叢刊》本頁一六下三行作「閒行」，抄本作「閒門」，校改「門」字為「行」字，遼漢齋本所據錢註本亦作「閒門」。

第一四卷起為牧齋文，與《叢刊》本對校，即可發現此本有若干篇不見於《叢刊》本，而見於《叢刊》二次印本末附《牧齋有學集補》（據金匱山房重定本輯出）中者。例如《叢刊》本卷一五末有《錫山重修宗譜序》，為遼漢齋本所無，而代以《為留守相公求賻引》，見於金匱本卷四一（題作「為瞿稼軒集賻疏」）。《叢刊》本目錄卷一七末有《四照堂文集序》，而集中無此文，遼漢齋本亦無此文。遼漢齋本卷二一有《松影和上報恩詩序》、《羅浮種上人集詩》、《普福昌上人詩序》、《牧雲和上全集序》、

《大育頭陀詩序》，見於金匱本卷一九；《石夢禪師語錄小引》，見於金匱本卷二一。卷二六《陶廬記》，見於金匱本卷二六。

### (五) 錢會初、有學集詩註

錢會《初學集詩註》二十卷、《有學集詩註》十四卷。柳作梅云：

原集無刻書年月，玉詔堂本約刊於康熙中葉，春暉堂本約刊於乾隆間，又日本明治十六年（清光緒九年〔1883〕）有擁書城木活字本，清宣統三年〔1911〕又有國學扶輪社石印本，此其傳世刊本之大較也。<sup>3</sup>

台北傅斯年圖書館藏有二部，其中之一部每卷後有「原註補鈔」若干頁，<sup>4</sup> 余曾影印附

<sup>3</sup> 柳作梅《清代之禁書與牧齋著作》，《東海大學圖書館學報》第四期，一九六二，頁一七一。

<sup>4</sup> 原註補鈔之頁數如下：《初學集》卷一 79-94（十六頁）；卷二 167-176（十頁）；卷三 219-236（十八頁）；卷四 297-321（二六頁）；卷五 351-362（十二頁）；卷六 395-426（三十二頁）；卷七 481-496（十六頁）；卷八 535-546（十二頁）；卷九 611-632（二十二頁）；卷一〇 713-738（二十六頁）；卷一一 781-794（十四頁）；卷一二 899-920（二十二頁）；卷一三 983-998（十六頁）；卷一四 1041-1060（二十頁）；卷一五 1111-1150（四十頁）；卷一六 1185-1206（二十二頁）；卷一七 1251-1280（三十頁）；卷一八 1321-1340（二十頁）；卷一九 1379-1392（十四頁）；卷二〇上 1461-1490（三十頁）；卷二〇下 1545-1572（二十八頁）；共四四六頁。

《有學集》卷一 1643-1660（十八頁）；卷二 1709-1718（十頁）；卷三 1755-1770（十六頁）；卷四 1859-1872（十四頁）；卷五 1963-1982（二十頁）；卷六 2071-2084（十四頁）；卷七 2149-2164（十六頁）；卷八 2253-2286（三十四頁）；卷九 2353-2366（十四頁）；卷一〇 2429-2444（十六頁）；卷一一 2511-2526（十六頁）；卷一三 2603-2616（十四頁）；共二〇二頁。

案《初學集詩註》共一一一六頁，《有學集詩註》共九〇八頁，二者合計二〇二四頁。原註補鈔共六四八頁。原註補鈔中有頗詳盡之史料，例如：《初學集》卷六第三題《十一月初六日召對文華殿旋奉嚴旨革職》「召對」條（頁四〇〇至四一五）五七五四字，記錢千秋一案往來文件甚詳；卷一四第三題《戊寅九月初三日奉謁少師高陽公於里第感舊述懷即席賦詩八章》其五「恢復遼陽」條（頁一〇四四至一〇五二）二九四一字，記滿洲事甚詳。《有學集》卷八第十五題《一年》「一年天子」條（頁二二六〇至二二七三）四六一一字。卷一〇第四條題《送南雲和上》「南雲」條（頁二四三〇至二四三一），叙南雲生平。

入所編《足本錢曾牧齋詩註》（1973年台北三民書局）中。《初學集》序後空白題云：

竺樵云：東澗翁《初學》《有學》二集詩注，從祖一老先生謂余：此直是東澗自注者，而托名于遵王。故其於典故時局，曲折詳盡，所以發明其詩之微意也。余於己卯冬，從何武選借得，披閱一過。丙戌春，假館於明瑟山園，架上有寫本，時時翻閱，不能釋手。然欲購之既無力，而手鈔又不易。歲己亥，偶購此刻本，甚喜。第其間改削頗多，至有與詩旨不合者。余按原本采錄，添注其中，又命門人抄《投筆》一集附於末。斯成完書。可以備觀覽矣。

鄧之誠《清詩記事初編》頁三〇七：

錢曾《牧齋初學集箋註》二十卷、《有學集箋註》十四卷，詩與本集，微有出入。曾為謙益從孫，嘗從之受學，故于詩中典故，皆能得其出處，與叩槃捫燭者有異，相傳注中時事，為謙益自注，不然局外人決難詳其委曲若此。倘錄之成帙，可作別史觀。曾注未盡刻，今尚有原稿流傳也。

錢曾註雖有原稿流傳，但其刊布自余始。<sup>5</sup>

《有學集詩註》與《叢刊》本、金匱本三本所收詩，數亦不同，《叢刊》二次印本及《叢刊》縮印本後附《牧齋有學集補》，已據金匱山房重定本輯出若干篇。余復據錢註本對勘，知與他本互有詳畧，今逐卷敘述於下：

#### 一、錢注本與金匱本同有而較《叢刊》本多出者：

卷一頁二七（p.1637）有《有喜三次申字韻示茂之》、《四次韻贈茂之》，頁二九（p.1641）有《願與治五十初度》，共三首，《叢刊》本無，金匱本有。

<sup>5</sup> 惠棟《漁洋精華錄訓象》前有錢謙益序及《古詩一首贈王貽上士禎》。詩中「風輪」（「風輪持大地」）、「貞符」（「貞符彙元包」）、「井月」（「井月癡猿號」）、「正始」（「正始日以遠」）、「玄絃」（「玄絃取偏張」）、「烏空鼠即」（「烏空而鼠即」）諸條均註「見《有學集注》」；「窮子」（「窮子抵尺壁」）、「凍人」（「凍人裂復陶」）、「羣兒」（「昌黎笑羣兒」）、「汝曹」（「少陵詞汝曹」）、「骨骼馬」（「自願骨骼馬」）、「星海」（「河源出星海」）、「根觸」（「根觸為此詩」）諸條，均註「《有學集注》」。蓋惠氏以為以上諸條均見於刊本《有學集詩註》，故未徵引原文。但「學杜」（「學杜餽醜糟」）條下註引「錢曾曰」以下二百三十字，見《足本錢曾牧齋詩註》p.2521「原註補鈔」，可見惠氏所據乃鈔本。又「羣兒」「汝曹」條，並見p.2523「原註補鈔」，但「凍人」條不見於《足本錢曾牧齋詩註》。

卷二頁一二 (p.1683) 《次前韻代茂之》、《句曲逆旅戲爲相士題扇》，共二首，《叢刊》本無，金匱本有。

卷五頁一四上 (p.1899) 《袁節母七十壽詩》，《叢刊》本無，金匱本有。

卷五頁二七上 (p.1925) 《歸自吳門，重其復來徵詩，小至日止宿劇談，喜而有贈》，《叢刊》本無，金匱本有。

卷五頁三七上 (p.1945) 《林若撫挽詞》，《叢刊》本無，金匱本有。

卷五頁四五上 (p.1961) 《郁離公五十壽詩》，《叢刊》本無，金匱本有（詩題作《青田子五十》）。

卷六頁四四下 (p.2070) 《悼郁離公子》，《叢刊》本無，金匱本有（詩題作《追悼劉生》）。

卷八頁一八上 (p.2199) 《再讀許友詩》，頁一八下 (p.2200) 《有人拈聶大年燈花詞戲和二首》，《叢刊》本無，金匱本有。

卷八頁二三下 (p.2210) 《龔孝升求贈塾師戲題二絕句》，《叢刊》本無，金匱本有。

卷八頁三七上 (p.2237) 《丁菡生輓詩》，《叢刊》本無，金匱本有。

卷一〇頁二九上 (p.2423) 《淮陰逢雷臣侍御五十生日爲壽二首》，頁三〇上 (p.2425) 《淮陽舟中憶龔聖予遺事書贈張伯玉》，共三首，《叢刊》本無，金匱本有。

卷一一頁二一下 (p.2486) 《贈寒山凝遠知妄二僧，兄弟也。凝遠建華嚴長期而弟善畫》四首，《叢刊》本無，金匱本有前二首，無後二首。

卷一一頁三〇下 (p.2504) 《李樞部饋貂帽繭袖口占戲謝》一首，頁三一上 (p.2505) 《題畫四君子圖》四首，《叢刊》本無，金匱本有。

二、《叢刊》本與金匱本同而較錢註本爲少者（凡姜氏《校勘記》不著校語，即作爲金匱本與《叢刊》本同）：

卷七頁九下 (p.2102) 《次韻答子建長君楚鴻》，《叢刊》本無。

卷一一頁一六下 (p.2474) 《紅豆樹二十年不花，今年夏五忽放數枝，牧翁先生折供胎仙閣，邀予同賞，飲以仙酒酣命賦詩，援筆作斷句八首》，題下署「曾」字，乃錢會所作，《叢刊》本、金匱本無。

卷一一頁二二下 (p.2486) 《贈寒山凝遠知妄二僧，兄弟也。凝遠建華嚴長期而弟善畫》四首，《叢刊》本無。金匱本無末二首。

卷一一頁二六上 (p.2495) 《奉和紅豆詩十首》，題下署「曾」字，乃錢會所作，

《叢刊》本、金匱本無。

卷一二頁八上(p. 2541)《二月五日遵王第四郎試周，饗余于述古堂，喜而有作》，《叢刊》本、金匱本無。

卷一二頁一〇下(p. 2546)《遵王第五子名東周字思卜》，《叢刊》本、金匱本無。

卷一二頁一七下(p. 2560)《嶺南黃生遺余酒譜，釀荔枝酒，伊人、遵王各飲一觴。伊人有詩，率爾和之》，《叢刊》本卷一二目錄第十五題《和飲荔□□詩》（所空二格，當是「枝酒」二字），但卷一三無此詩。

### 三、《叢刊》本與金匱本同而較錢註本多出者：

卷一頁四下（p. 1592）《丁亥夏為清河公題海客釣龍圖三首》，《叢刊》本、金匱本作《丁亥夏題海客釣鰲圖四首》，多出第四首（「老馬為駒氣似虹」）。

此下《叢刊》本、金匱本第七題有《別惠老兩絕句》，錢註本無之，但原註補鈔（p. 1646）有之。

卷四頁一二上（p. 1793）《石灣上人自廬山致蕭伯玉書，於其歸也，漫書十二絕句送之，兼簡伯玉》，《叢刊》本、金匱本無「十二絕句」四字，多出二首（「紀歷何須問義熙」、「東海揚塵未暫停」）後有雙行跋語一則。

卷四頁三二下（p. 1834）《婁江王奉常西田園詩八首》，《叢刊》本、金匱本作《奉常王烟客先生見示西田園記寄題十二絕句》，較錢註本多出四首（「池亭花木轉清鮮」、「縹囊玉軸亞朱闌」、「綠水紅蓮即鳳池」、「標峰置嶺看參差」）。

卷五頁一一上（p. 1893）《伏波弄璋歌六首》後，《叢刊》本、金匱本多二題（《壽馮雲將八十》七律二首、《題孟陽畫扇》五絕一首），為錢註本所無，但原註補鈔 pp. 1968-1970 有之。

### 四、錢註本與《叢刊》本同而較金匱本為少者：

卷九，金匱本在卷末有《九十借壽詩為張秋紹大父振吳翁作》、《九旬五代詩壽邵母錢太孺人》二首，《叢刊》本及錢註本無。

卷一二，金匱本在卷末有《贈王石谷》一首，《叢刊》本及錢註本無。

### 五、錢註本與金匱本同而較《叢刊》本為少者：

卷一〇末《叢刊》本多出《後秋興八首》，為錢註本所無，但見於錢曾《投筆集箋註》（即《後秋興八首》之三，見《足本錢曾牧齋詩註》 pp. 2712-2716）。實則《投筆集箋註》即《牧齋有學集詩註》之一部份，說詳下《投筆集》條下。

以上但論及《叢刊》本、金匱本、錢註本三本所收詩篇之多寡，而不論及三本詩註

之異文，其詳當見於拙著《足本錢曾牧齋詩註校刊記》中。

此外，錢註本《初學集》詩中有空白方框若干處，《叢刊》本不缺，多為「胡」、「虜」、「奴」或「羯虜」等字樣。但錢註本《有學集》有若干處較《叢刊》本為完整。例如卷二《戲為天公惱林古度》云：「我甘名號改撐犁。」《叢刊》本「撐犁」二字為空白。卷五第八題《為友沂題楊龍友畫冊》，《叢刊》本卷五第二十八題《燈屏詞十二首贈龔大中丞》，錢註本作《燈屏詞十二首為龔孝升顧夫人作》。錢註本卷一四《病榻消寒雜咏四十六首》第十八首「神愁玉壘歸新室，天哭銅人別漢家」下有註云：「一云：『共和六載仍周室，章武三年亦漢家。』」《叢刊》本註文空白。

錢註本每卷第一頁第二、三、四行題：

錢後人錢 曾 遵王箋註  
荅南  
東海朱 梅 朗巖分校

《初學集詩註》及《有學集詩註》前各有序文一篇，無作序者姓名。遼漢齋校印《錢牧齋全集》本在《牧齋初學集》目錄及《牧齋有學集》目錄前各載序文，與錢註本序文同，但序中「翔生後時」，通行錢註本「翔」作「余」；序末題「荅南後學凌鳳翔謹序」，為通行錢註本所無，蓋因避禍刪去。因知錢註本每卷第一頁第三行「荅南」後缺文當作「凌鳳翔」。

關於《有學集詩註》之版本，徐緒典前引文頁一〇八云：

案《投筆集》之名不見於正集，僅見於箋註本之目中。在《有學集》第二十卷下，〔法高案：「第二十卷下」當作「第十二卷下」〕註「慎不敢鈔」四字。至翻槧本，則以下二卷之《東澗集》，分為三卷。今有傳抄本，及國學保存會之鉛印本（在《國粹叢書》內）。

案通行錢曾《有學集詩註》本第十二卷為《東澗集》上，第十三卷為《東澗集》中，第十四卷為《東澗集》下。第十二卷最後一題為《嶺南黃生遺余酒譜，釀荔枝酒，伊人遵王各飲一觴，伊人有詩，率爾和之》。卷十三第一題為《秋日雜詩二十首》。《叢刊》本及金匱本《有學集》第十二卷為《東澗詩集》上，第十三卷為《東澗詩集》下。《叢刊》本目錄第十二卷第十五題為《和飲荔□□詩》，第十六題為《秋日雜詩二十首》；但集中無《和飲荔枝酒詩》。金匱本目錄及集中皆無之。傅斯年圖書館藏甲本（附「原

嶺外荔枝酒郵傳勝鶴觴共看重碧色未許滿杯嘗  
 至齒俄銷綠張子壽支賦衝腸始汎香還憐曲江  
 賦空負此瓊漿

鶴觴各賜記劉自體善能釀酒京師朝貴遠  
 相餉餽逾千里以遠至號曰鶴觴亦各賜  
 重碧少陵安楊使君東樓詩重瓊漿張子壽支賦

可報

秋日雜詩二十首

更殘響簷溜知是秋雨始滴瀝差可人荒堦壓蛩語  
 迢迢雞後鳴漏刻浩難數重溫秋衾夢今宵又何許  
 雞後鳴首楞嚴經如雞後鳴長水秋衾夢李賀還

有學集詩註卷第十三

歌臺城應教人  
 秋衾夢銅鞮

閑愁來何從殘夢去無緒繙經義未了聊可排塵慮  
 老喜嘗新杭寒思理舊絮稽首念佛恩焚香禮昏莫  
 長夏苦毒熱早秋怯驟涼皇天無中氣端居自傍徨  
 昨宵颼風作海鳥羣悽惶六鷁整毛羽退飛正翱翔  
 中氣樂天齋牛相公早秋寓言詩海鳥國語海鳥  
于魯東門之外三日展禽曰今茲海其有災乎夫  
廣川之鳥獸恒知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

霜風掠平蕪秋原驕雉兔笠夫戴皮冠麥場晒獵具  
 短袖裹老拳問如鎖窮袴扶杖看秋空指點呼鷹處

圖一 傅斯年圖書館藏甲本

嶺外荔枝酒郵傳勝鶴觴共看重碧色未許滿杯嘗  
 至齒俄銷綠張子壽支賦衝腸始汎香還憐曲江  
 賦空負此瓊漿

鶴觴各賜記劉自體善能釀酒京師朝貴遠  
 相餉餽逾千里以遠至號曰鶴觴亦各賜  
 重碧少陵安楊使君東樓詩重瓊漿張子壽支賦

可報

東澗集中  
 東海朱梅 明嚴分校

秋日雜詩二十首

更殘響簷無知是秋雨始滴瀝差可人荒堦壓蛩語  
 迢迢雞鳴後漏刻浩難數重溫秋衾夢今宵又何許  
 雞鳴後首楞嚴經如雞後鳴長水秋衾夢李賀還  
 秋衾夢銅鞮

有學集詩註卷第十三

歌臺城應教人  
 秋衾夢銅鞮

閑愁來何從殘夢去無緒繙經義未了聊可排塵慮  
 老喜嘗新杭寒思理舊絮稽首念佛恩焚香禮昏莫  
 長夏苦毒熱早秋怯驟涼皇天無中氣端居自傍徨  
 昨宵颼風作海鳥羣悽惶六鷁整毛羽退飛正翱翔  
 中氣樂天齋牛相公早秋寓言詩海鳥國語海鳥  
于魯東門之外三日展禽曰今茲海其有災乎夫  
廣川之鳥獸恒知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

霜風掠平蕪秋原驕雉兔笠夫戴皮冠麥場晒獵具  
 短袖裹老拳問如鎖窮袴扶杖看秋空指點呼鷹處

圖二 傅斯年圖書館藏乙本

註補鈔」)無卷十二及卷十四,卷十三頁一八上第七行爲《秋日雜詩二十首》。乙本及余所印《足本錢曾牧齋詩註》本,卷十二至卷一八上(p.2561)第六行止,卷十三第六行自《秋日雜詩二十首》始,而於卷一八下第三行較甲本多註「繙經」一行,恰與甲本之版面相當。可見甲本爲原刊之形式,而乙本及余所藏本爲後來所改。蓋由於原本第十二卷爲《投筆集》,徐文所謂「在十二卷下,註『慎不敢鈔』四字」,尚爲較早之本也。今將傅斯年圖書館所藏甲、乙二本,各影印兩面,以資比較。

牧齋詩集所收,斷自泰昌元年庚申(1620,牧齋三十九歲),《初學集詩註》卷一頁二二下(p.54)「附錄舊詩」以下五題爲較早:

頁二二下(p.54)《吳門送福清公還閩八首甲寅》(案:甲寅爲萬曆四十二年,1614,牧齋年三十三歲)

頁二八上(p.65)《繡斧西巡歌四首爲徐季良先生作乙卯》(案:乙卯爲萬曆四十三年,1615,牧齋年三十四歲)

頁二九上(p.67)《夜泊澗墅關却寄董太僕崇相四首戊午》(案:戊午爲萬曆四十六年,1618,牧齋年三十七歲)

頁三〇下(p.70)《疊前韻答何三季穆四首》

頁三二上(p.73)《除夕再疊前韻和季穎寄黃二子羽之作兼示子羽》

案:《有學集詩註》卷八頁六下(p.508)《長干行附錄》:

萬曆己酉十月,偕計吏過臨清。新安何周無黨邀谷范兩名姬置酒,勝流斂集,燕賞淋漓。樂美人之目成,惜雲英之未嫁。醉後作《長干行》,題于北里谷氏之壁間,凡二百八十三字。明日同席者傳寫其稿,乃錄而藏之篋中。名士胡胤嘉、沈守正、胡潛皆屬和焉。

己酉爲萬曆三十七年(1609),牧齋年二十八歲。

案:《有學集詩註》卷八頁四〇下(p.2244)《金陵雜題絕句二十五首繼乙未春留題之作》云:

抖擻征衫趁馬蹄,臨行漬酒雨花西。于今墓草南枝句,長伴昭陵石馬嘶。(自註:己酉北上,吊方希直先生墓詩云:「孤臣一樣南枝恨,墓草千年對孝陵。」)

「己酉」,《四部叢刊》本卷八頁一八上作「乙酉」,下多「歲計偕」三字。案:己酉



爲萬曆三十七年(1609)，牧齋年二十八歲，萬曆三十八年進士第三人及第。乙酉爲順治二年(1645)，清兵南下，牧齋在南京迎降入都。《叢刊》本既多「歲計偕」三字，則作「乙酉」非也。然此特牧齋二十八歲之零句耳。

《列朝詩集》(神州國光社排印本)丁集卷十二頁五一下「李生至清」條下《虞山別受之短歌有序》云：

萬曆戊申春，余自臨川訪義仍先生，還江上，將擔簦北遊，別受之于虞山，與何子季穆夜集履之之覽鳳軒。受之即席賦詩贈余云：「總爲廉纖世上兒，漂零千里一軍持。胸中塊壘三生誤，腳底嶙峋五岳知。使酒浪拋居士髮，佯狂真插羽門旗。游燕莫問中朝事，紫柏龍湖是汝師。」余爲之擊節高歌，感激流涕，口占短歌奉酬，兼以爲別。人生爲空中鳥跡，越北燕南，滅沒萬里。今夜一尊，知非長別，他日寓書臨川，以吾二人詩示之。

李至清詩今從略。其詩序中引牧齋於萬曆三十六年戊申(1608)時年二十七歲所作之七律一首，可謂現存牧齋較早之詩篇矣。

## (六)投筆集

潘景鄭(名承弼)《著硯樓書跋》云：

牧齋《投筆》一集，步杜陵《秋興》而成，疊韻者十三，吟罷自題者四，得詩百有八首。黍離宗周之悲，溢於篇章，桑海遺老，宜有斯感。惜其立志未堅，浮沈宦夢，眾口鑠金，其來有漸。竊謂西臺之哭，牧齋固非其人，垂老尸居，事與願違，讀其詞，蓋可悲焉！黎洲嘗謂牧翁七言長句、斷句，清新相接，不病其多。五言近體，寥寥未工。長律鋪陳排比，自可繼響杜陵。余謂《投筆》一集，尤得杜陵神似，蓋杜老羈旅窮愁，而有斯作；牧翁則放廢被謗，幽居侘傺；愁而後工，非虛言也。此集通行刊本箋注，多所禁避刪改，風雨樓排印一本，所據舊鈔較爲完足。予別藏舊鈔一本，於「胡」「虜」等字，悉經剗改。此鈔本爲丁初園先生假咫園宗氏藏本傳錄者。初園復據各家鈔本，合校一過，此本益臻完善矣。旅居披誦，不覺嚙殺之音，宛然在行墨間也。戊寅四月十二日。

案：《投筆集》始於順治十六年己亥(1659)，終於康熙二年癸卯(1663)，蓋牧齋晚年所作(牧齋卒於康熙三年甲辰[1664]五月二十四日，年八十三歲)。其所詠爲鄭成功攻金

陵不克及永曆帝被弑事。錢曾爲之作註，但未敢收入《有學集詩註》中。柳作梅前引文頁一七二：

此集有遼漢齋排印本，收入《牧齋全集》中。又有光緒間國學保存會鉛印本，收入《國粹叢書》中。又中央圖書館藏有舊鈔本一卷，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有舊鈔本二卷，江蘇國學圖書館藏有舊鈔本一卷附《黃山遊記》一卷。

案：中央圖書館藏鈔本二種，潘重規先生曾印行《錢謙益投筆集校本》（一九七三年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出版），潘氏題辭云：

往歲觀書國立中央圖書館，乃獲親抄本《投筆集》二帙。一在《牧齋有學集補遺》中，有焦氏藏書印。一爲陳仁懋手校本，卷尾題記云：「戊辰二月望，以錢遵王《箋注》本手校一過，」末鈐陳仁懋朱印。戊辰爲康熙二十七年，知陳氏所見《有學集箋注》底本，《投筆集》確在其中。惟遵王印行《箋注》時，慎不敢刻。今《有學集》卷十《紅豆二集》之末，有《後秋興八首》，注云：「八月初十日，小舟夜渡惜別作。」殆刪而未盡，或有意攙入，未敢質言。然觀《有學集》卷十二《秋日雜詩》云：「旁行側理紙，堆積《秋興》篇，發興已亥秋，未卜斷手年。」是牧齋明以和杜自爲一集，始於反攻，而欲成於復國也。陳抄字頗工整，又以朱筆點記字側，書所校誤字於眉端。焦氏藏本較草率，亦頗饒勝處。因取與陳抄相校，勘正訛誤，勒成清本。

焦氏藏本，余曾重校一過，收入拙著《足本錢曾牧齋詩註校刊記》中。錢曾《投筆集箋註》上下卷，宣統二年庚戌（1910）順德鄧氏風雨樓假虞山龐氏珍藏鈔本校鐫，余已收入《足本錢曾牧齋詩註》中（頁二七〇五至二七六六）。此外，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鈔本有學外集補遺》（在王雲五主編《景印廬虛現藏罕傳善本叢刊》中，一九七三），書末錄《牧齋有學集》未收之詩，《投筆集》中之詩亦已收入。

### （七）牧齋外集

《牧齋外集》二十五卷，現藏北京圖書館。目錄前有「□□竹垞臧本」（前二字照不清楚）、「義門何焯」、「獨山莫氏銅井文房之印」三陽文印，卷一前有「北京圖書館臧」陽文印、「莫天麟印」、「豔秋詮館」二陰文印。知此本經朱彝尊（竹垞）、何焯（義門）及獨山莫氏遞藏。第一卷詩73題、第二卷雜文10題、第三卷序16題、第四

卷序二10題、第五卷序三14題、第六卷序四14題、第七卷序五12題、第八卷序六12題、第九卷贈序9題、第十卷壽序一12題、第十一卷壽序二12題、第十二卷壽序三9題、第十三卷記9題、第十四卷行狀1題、第十五卷墓誌銘一15題、第十六卷墓誌銘二9題、第十七卷墓表、祭文5題、第十八卷碑6題、第十九卷傳5題、第二十卷奏疏1題、第二十一卷募緣疏、引6題、第二十二卷書一18題、第二十三卷書二17題、第二十四卷頌、贊15題、第二十五卷題跋36題，共詩73題、111首，文273題。末附龔孝升《祭牧翁文》。此書收入余所編《明清之際叢書》第一輯《九家詩文集》（一九七四年台北三民書局）頁二四八一至二八八四。

潘景鄭《著硯樓書跋》「舊鈔本《牧齋外集》」條下云：

《牧齋外集》二十五卷舊鈔本，蓋後人輯自《初、有學集》外者而成茲編，為詩一百三十七首，文二百七十六首。牧翁文字之富，其本集之遺，隨經掇拾，亦成鉅編。常人殫畢生之力，得文章數百首，勞精疲神，已自名家，洵乎學力之高下，有以致之也。余曩歲曾得獨山莫氏遺書，中有《牧齋有學集補遺》數鉅冊，文亦二、三百首，未知與此《外集》有出入否？此本為故人丁初園先生遺物，初園先生以別本手自勘正，籤貼眉上，間有為《有學集》所已收而此重複者，亦經先生手自標明。意後人輯茲編時，粗疏未能詳勘，遂有此失耳。暇思取莫氏藏本與此並勘，汰其重複，勒為一編，庶與《初、有學集》共垂不朽，誠亦藝林快事也。己卯冬十月三日。

案：潘氏藏本當是另一鈔本，至於潘氏所謂「獨山莫氏遺書中有《牧齋有學集補遺》數鉅冊，文亦二、三百首」，而北京圖書館所藏《牧齋外集》，亦有「獨山莫氏藏書印」，不知二者有無關係？

《牧齋外集》所收有與《有學集》所收重複者，如：

卷一頁一上 (p. 12)《丁亥夏為清河公題海客釣鼈圖四首》之四「老馬為駒氣似虹」一首，見《叢刊》本《有學集》卷一頁三上。案《有學集詩註》卷一頁四、五 (pp. 1592-1594) 只三首，無此首。

又頁一上 (p. 12)《石濤上人自廬山致蕭伯玉書，于其歸也，漫書十四絕句之九、十四二首，兼簡伯玉》，見《有學集》卷四頁七。案《有學集詩註》卷四頁十二至十五 (pp. 1793-1799) 只十二首，無此二首。

又頁一下 (p. 13)《婁江王奉常西田園詩十二首》之四、六、十一、十二四首，見

《有學集》卷四頁十二、十三。案《有學集詩註》卷四頁三二至三四（pp. 1834-1837）只八首，無此四首。

又頁二上（p. 13）《贈張坦公二首》之一，見《有學集》卷五頁十九下。案《有學集詩註》卷五頁三六（p. 1944）只一首，無此首。

卷十頁八下至頁十上（pp. 191, 192）《張子石六十壽序》，見《有學集》卷二十三頁十三。

卷二十五頁十二（pp. 394, 395）《書織簾居唱和冊》，見《有學集》卷四十八頁十，題作《題顧伊人詩》。

又頁十六、十七（p. 399）《題王石谷畫卷》，見《有學集》卷四十六頁二二、二三，作《王石谷畫跋》。

另一方面，凡見於《有學集詩註》而不見於《叢刊》本《有學集》之詩，亦不見於《牧齋外集》中。

《牧齋外集》卷二二、二三所收書札，有與《錢牧齋尺牘》互有出入，今列《外集》卷二二、二三之目於下，加註《錢牧齋尺牘》（商務斷句本）之卷頁於下：

22. 1 《與邑中鄉紳書》
22. 2 《答邑中友人》
22. 3 《致龔芝麓》：《牘》上6下
22. 4 《與龔芝麓書》：《牘》上7下
22. 5 《復李夢沙書》：《牘》上16上
22. 6 《上李夢沙啓》：《牘》上9下
22. 7 《答靜涵張司農》：《牘》上25下
22. 8 《與吳梅村書》：《牘》上2上，《岫》106，《補》56
22. 9 《致李秀東》：《牘》上9下
22. 10 《與張松霞》
22. 11 《與吳梅村論社書》：《牘》上3下
22. 12 《與路名澤溥》：《牘》上27下誤作《與侯月鷺》第四札。
22. 13 《與王煙客》：《牘》上5下
22. 14 《復王煙客》：《牘》上5下
22. 15 《復王貽上》：《牘》上22下
22. 16 《答朱長孺》：《牘》上28上

- 22.17 《答徐元歎》：《牘》上38下
- 22.18 《復陳確庵書》：《牘》上1下
- 22.19 《復洪天開書》
- 22.20 《復王雙白》：《牘》中6下
23. 1 《與繼起和尚書》
23. 2 《與黃觀止書》：《牘》上41上
23. 3 《與馮秋水書》
23. 4 《與王雙白書》
23. 5 《與周安石書》：《牘》上30下
23. 6 《與王中怡》：《牘》中26下
23. 7 《與王楚先》：《牘》上26下
23. 8 《復確庵書》：《牘》上1下
23. 9 《與嘉定王內三進士》：《牘》上26下
- 23.10 《與禹九》
- 23.11 《致福先大士書》
- 23.12 《與遼王》杜詩八札，《牘》中34上35下
- 23.13 《與含光法師書》：《牘》中41下
- 23.14 《回含光法師》：《牘》中41上
- 23.15 《答天童木陳大師》：《牘》中44下
- 23.16 《與石林上人書》：《牘》中43下
- 23.17 《復靈巖夫山和尚書》：《軸》104，《補》68

《牧齋外集》所收，雖多應酬之作；然亦有頗重要者。如《外集》卷十頁十至十二（pp. 192-194）《馬總戎四十序》，余曾據以證明《有學集》卷三頁一上之「伏波將軍」及卷五頁五下之《伏波弄璋歌六首》中之「伏波」指馬逢知，並推論牧齋曾於順治七年庚寅(1650)策動金華總兵馬逢知叛清（見拙著《吳梅村詩叢考》頁二九二至二九七）。《外集》卷十四頁一至八（pp. 250-256）《先父景行府君行狀》，敘述牧齋之父生平甚詳。卷二十頁一至三（pp. 328-331）《辯冤疏》，為牧齋為張漢儒告許事上崇禎帝疏；頁三至十一（pp. 332-338）《矢愚忠以裨中興疏》，為牧齋上弘光帝疏，皆為重要之史料。至於其他碑傳、書記、序跋諸作，皆有裨於史事之考訂。潘氏謂：「隨經掇拾，亦成鉅編。常人殫畢生之力，得文章數百首，勞精疲神，已自名家，洵乎學力之高下，有

以致之也。」洵非虛譽也。或謂牧齋應酬之作太多，宜痛加刪汰。殊不知若就文學價值言之，去取固應從嚴；若就史料價值言之，則惟恐其少，不嫌多也。

卷一所收之詩，亦足資考訂。如卷一頁二一下、頁二二上(p. 33)《桂殤七言斷句原稿之九、十》：

破窗凍雨洒寒灰，孤櫬誰將尺土埋？欺迸不須防夜鬼，料無人送紙錢財。

心香一縷炭高穹，無計營齋恨老窮。百日已餘還漢臘，只彈雙淚與東風。

先生東潛在云：「九、十絕句，城中織兒指『老窮』、『尺土』等字，譏誚豚兒，不覺發風動氣，旋亦付之一笑。」又云：「細閱九、十兩絕句，殊亦淡率，無怪乎織人以為口實。因易以銅山、大野二首，屬潛在改刻焉。」

按《有學集詩註》卷九頁二一(p. 2327)有《桂殤四十五首》序云：

《桂殤》、哭長孫也。孫名佛日，字重光，小名桂哥，生辛卯孟陬月，殤以戊戌中秋日。

其絕句第九、十首(頁二七下、二八上, pp. 2340, 2341)：

銅山秋夜應霜鐘，玉石崑岡餘燼同。蕙折芝焚如殺菽，空將白筆訟西風。

大野祥麟沒網羅，破胎戕軀恨偏多。天公自放鉏商手，反袂霑袍可若何？

讀《外集》此條，可知上二首乃經牧齋因里人譏誚而重寫者。《錢牧齋尺牘》卷中頁二四、二五(《九家詩文集》頁二三六八、二三六九)《與毛子晉》云：

《桂殤》詩實哀痛之餘，假此少遣鬱塞，又辱兄丹青妙筆，為此兒傳神寫照。而此中頗有一二語為旁人指摘者，殊非意中之事。然老年暮景，恐此詩一出，便有許多葛藤，却生家庭中荆棘。此實一往哀傷，點簡不到，悔之莫及。今乞仁兄為我將此刻收起，萬勿流布，待面時一訴委曲，然後知此詩之不可出也。然道誼骨肉之感，則銘之無盡矣。心經既欲流通，似須照藏板為妙，二跋日下心事少閑，即當屬筆也。舍師已行矣，草草附謝，并祈鑒諒苦心。即此詩不行，亦勿露其所以，為人口實，尤見深愛也。即日面盡，不多及。

又頁二二(p. 2363)《與毛子晉》云：

承枉唁未及伸謝，頃以奴種侵伐墓脈，致有殤孫之禍，傷心慘目，不得不與搆

訟。文宗未能面訴，恐尋常片紙，未能徼其斧斷，兄何以爲轉旋之計乎？欲來面商，因疲甚少息，先此奉控。

合而觀之，可以窺見此詩之原委。

因牧齋作序牽連遭禁之書籍，其序文有不見於《初學》、《有學集》而見於《外集》者。如柳作梅前引文頁二〇四：

《詩苑天聲》十九卷，黃海范與良評選，順治十七年序刊。按此集《禁書總目》與《古今小品》（閩章陳天定選）、《恬齋詩鈔》（閩欽汪玉樞撰）、《三脩休園詩文集》（廣陵鄭俠如輯）、《揚州休園志》（江都鄭慶佐輯）等四書，同列一處，後註云：「以上五種查有錢謙益、沈德潛序文，並列龔鼎孳、金堡諸人姓氏，應請抽燬。」今查牧齋《初學集》、《有學集》、《絳雲樓題跋》，皆未收此諸書序文，又未見原書，無從臆測是否全有關連，特記之待考。

按《外集》卷四頁十六、十七（pp. 102-104）有《詩苑天聲序》云：

新安范子眉生採摭漢唐以來文人學士之詩，擇其播于郊廟媿諸雅頌者，命之曰《詩苑天聲》，而請余爲其序。<sup>6</sup>

卷二五頁十三、十四（pp. 396-397）《雪堂選集題辭》：

雪堂之集，予旣爲文弁其首。其門人吉公司李致師命以請曰：詩文之道作必有爲美斯可傳。請精擇其尤者，以垂于後。……余選《雪堂集》，采其詩得十之三，其文得十之四。

據此則《雪堂選集》亦牧齋所選也。

卷一頁十二（p. 23）《爲汪然明題沈苑仙女史午睡圖》，案：《有學集》卷三二頁四《新安汪然明合葬墓誌銘》云：「然明姓汪氏，諱汝謙。……然明生萬曆丁丑八月，卒

<sup>6</sup> 柳作梅前引文頁二〇四謂：「按《高氏家傳》，《初學》、《有學》兩集均未收入。」按《叢刊》本《有學集》卷三七頁八下至十一上有《嘉興高氏家傳》。又頁二〇七「國史考異三十卷」條下云：「案《牧齋有學集》卷十九與樞章討論史事。」案見《有學集》卷三八頁十三至十五《與吳江潘力田書》、卷三九頁十一至十五《復吳江潘力田書》。又《牧齋外集》卷八頁十二（p. 167）《修史小引》云：「近得松陵吳子赤溟、潘子力田，奮然有明《史記》之役。」

乙未七月，娶吳氏。」潘景鄭《著硯樓書跋》「鈔本《柳如是尺牘》及《湖上草》」云：

此尺牘三十一篇，《湖上草》三十六首，猶是未嫁牧翁時所作，蓋寄跡西湖，日與汪然明酬唱者。泊歸牧翁，汪益侘傺無聊，悵惘前塵，證此夢影，以牧翁難堪之懷，傳本幾不絕如縷矣。此鈔本為舊山樓趙氏故物，當自汪刻本出者。尺牘文字，艷麗動人，胎骨六朝，情逾班、蔡；詩亦旖旎可誦；想見當日皓齒明眸，拾翠偎紅間，有多少名流鉅公，為之黯然魂銷矣。

卷六頁二 (P. 124)《徐子能黃牡丹詩序》云：

廣陵鄭超宗家園，有黃牡丹之祥盛，集文士宴賞賦詩，糊名馳書，屬余題首。余推南海黎美周第一，超宗鑄贈金爵，以旌異之。美周方應進士舉，徐子子能賦《黃牡丹狀元》詩，一時呼為黃牡丹狀元。……歲在乙未春三月。

案：此文已見《有學集》卷二十頁二〇、二一，但無文末七字。乙未為順治十二年(1655)。又《初學集詩註》卷十六頁十四上 (P. 1177)《廣陵鄭超宗園中忽放黃牡丹一枝，羣賢題詠爛然，聊復效顰，遂得四首》，當亦是同時所作。

卷十六頁十三至十五 (PP. 292, 293)《武畧將軍瞻雲姪孫墓誌銘》云：

十年以來，吳中錦衣世胄，皆已蕪沒尺五，浮湛負販。國輔獨能起孤生，奮九死，叫號籲天，板附日月，使其先人枯骨餘魂，得與被新恩于地下，可不謂榮幸哉？自今以往，武畧之子孫，燥髮毀齒，長為鬻儀世臣，談畏吾之文，被只孫之衣，蒙怯薛之號，登詐馬之宴，綠江如帶，白山作礪，承體襲慶，未有紀極。豈惟光祿世祿不朽，先武肅錦軍石鏡，亦有餘光焉。

案：此文寓諷於褒，蓋作於順治十一年左右。

卷十六頁十六 (P. 294)《明經顧云美妻陸氏墓誌銘》云：

留守相公瞿稼軒既殉國，其幼子玄鏡奉其骨歸自桂林。甲午正月，至常熟，顧荅云美來弔，玄鏡從其兄擁杖出拜。云美問其兄，曰：「吾幼弟也，生長西南，今九年矣。」云美出，謂其表弟嚴武伯曰：「子為我語瞿氏，以我女字玄鏡。」瞿氏諾之。……

余因是而有嘆焉。世德下衰，士君子塗飾一切，急功利而薄義感，珩璜琚瑀之節不脩于家，自婚男嫁女以至出入言動，率受章程于閭闔之內。苟毛髮自遂，則訕



泣比東郭之庭，交謫效北門之室。一旦簾屏既徹，但見新人前妻子女向隅獨泣者，皆是也。今云美以女許人，不謀諸婦。其妻死，兢兢矜獨，身護其女，五年如一日，亦可以觀其妻也。

案：葉廷琯《吹網錄》卷四《陳夫人年譜》條云：

瞿忠宣公之孫昌文嘗為其母陳夫人撰年譜一帙。……譜中所載，畧憶二事。……一為錢宗伯與瞿氏聯姻，實出宗伯之母顧太夫人意，云：「瞿某為汝事去官，須聯之以敦世好。」後行聘時，柳姬欲瞿回禮，與正室陳夫人同，而瞿僅等之孺飴之生母。柳因蓄怒。至乙酉後，宗伯已納歛，忠宣方在桂林拒命，柳遂唆錢請離婚。牧齋蓋憾於柳如是之閩威，而與瞿氏子解除婚約，有愧於心，故於此文發抒其牢騷爾。

卷二二頁一、二 (pp. 345-347) 《與邑中鄉紳書》云：

僕老矣病矣，卒然不可知。為燕山之鬼，則亦已矣；倘有天幸，得以殘年餘生，乞骸歸里，則亦虞邑之老民也。

案：此札當作於順治三年丙戌(1646)，時牧齋六十五歲。《清史列傳》(中華書局本)卷七九頁三四《錢謙益傳》：

順治二年五月，豫親王多鐸定江南，謙益迎降，尋至京候用，三年正月，命以禮部侍郎管祕書院事，充修明史副總裁。六月，以疾乞假，得旨馳驛回籍，令巡撫巡按視其疾痊具奏。

《牧齋遺事》(《虞陽說苑甲編》本)頁七：

順治二年乙酉，豫王兵渡江南，在京諸臣相率迎降，致禮幣有至萬金者。牧齋獨致禮甚薄，蓋表己之廉潔也。柬端細書「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錢謙益百叩首謹啓上貢，計開：鑿金壺一具、法琅銀壺一具、蟠龍玉杯一進、宋製玉杯一進、天鹿犀杯一進、夔龍犀杯一進、葵花犀杯一進、芙蓉犀杯一進、法琅鼎杯一進、文玉鼎杯一進、法琅鶴杯一對、銀鑲鶴杯一對、宣德宮扇十柄、真金川扇十柄、戈陽金扇十柄、戈奇金扇十柄、百子宮扇十柄、真金杭扇十柄、真金蘇扇四十柄、銀鑲象箸十雙。右啓上貢。」又署「順治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錢謙益」，時郡人張況與豫王之記室諸暨曾王佐善，因

得見牧翁送禮帖子，而記之以歸。又語澁曰：是日錢翁捧帖入府，叩首墀下，致詞王前。王爲色動，致禮甚歡云。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檔案中有順治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禮部右侍郎錢謙益「哀懇天恩俯容休致」一揭帖云：

內翰林秘書院學士禮部右侍郎錢謙益謹揭：爲微臣老病，萬分危苦，哀懇天恩，俯容休致，回籍調理事。職隨營入覲，荷皇上暨皇叔父攝政王恩禮優崇，拔居內院，授以史局，朝夕入院編纂，恪恭厥職。不意三月中旬，頭暈反胃，舊症舉發，日增一日，不敢言病。五月二十六日，看廷試卷，直房用飯，即時嘔吐，諸臣目擊駭歎，始歸私寓，告假服藥，尚未敢言病。六月初十日，強起盥洗，昏暈倒地，移時方甦，左手右足，麻木酸軟，經今又二十多日，手足轉覺沉滯，加以怔忡煩悶，晝夜不寐，夜嘔清水，日吐粥食，一切病症，有增無減。醫官黃子秀等稱，氣血並耗，補瀉兩難，歲計尚可遷延，驟治決難措手。職惟有奄奄一息，殘喘待盡，盼望首丘，零淚積枕而已。本月二十日，內院差滿漢官相視，見職伏枕委頓，皆相向嘆息。職今年六十五歲，中科甲四十餘載，真老真衰，加以真病，聖朝鼎新，在位皆精明強幹，職何敢以老病殘生，僵臥私寓，耽妨史局。頃見聖慈廣被，李魯生、蔡奕琛，皆蒙恩放去。職年逼於魯生，又加以病，病深於奕琛，又加以老，不及今控告聖明，馴至風燭難延，輿尸狼狽，此時欲哀鳴乞恩，其可得乎？伏乞勅下內院，察職衰病真情，准職休致回籍調理，職生尚可策勵桑榆，死則有銜戴泉壤，職不勝激切待命之至。爲此，除具奏外，理合具揭，須至揭帖者。順治三年六月日。

以上見李光濤《多爾袞徵女朝鮮史事》（一九七〇年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頁二九四、二九五引，並云：

揭帖封面，有「順治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到，本揭對同」字樣。六月二十六日，參順治三年《實錄》，作六月辛丑，即謙益上本之日。越三日甲辰，《實錄》書：秘書院學士錢謙益，乞回籍養病，許之，仍賜馳驛。

牧齋此揭帖，當係親筆，亦一重要文獻也。

## (八)有學集補遺

邃漢齋校印《牧齋全集》本附《有學集補遺》，卷上收詩四十八題，卷下收文二十七題。持以與《牧齋外集》相較，其所收之詩為《外集》所無者有下列諸題：

- 第11題：《題某寺》（「細雨諸天洒梵林」）
- 第12題：《和元微之雜憶詩二十首》
- 第21題：《句曲逆旅戲為相士題扇》（「赤日紅塵旅店中」）。案此首不見於《叢刊》本《有學集》，但見於《有學集詩註》卷二頁十二（p.1683）及金匱本，收入《牧齋有學集補》。
- 第34題：《贈女道士》（「秋風偏向蕊珠清」）
- 第39題：《王嬾髻五十》（「高土牆東舊擅聲」）
- 第41題：《題楊無補小像》（「却掃焚香意」）
- 第44題：《趙秋屋遠遊》（「萬里歸來莽蒼休」）
- 第47題：《跋邊王絕句》二首（「籠眼玻璃映望奇」、「高樓額粉笑如雲」）。案此二首見牧齋所選《吾炙集》（《足本錢曾牧齋詩註》頁二七一）。
- 第48題：《戲題吾炙集後》（「杜陵矜重數篇詩」）。案此首已見《叢刊》本《有學集》卷八頁八下及《有學集詩註》卷八頁四二（p.2247），題作《金陵雜題絕句二十五首繼乙未春留題之作》。此詩又見《吾炙集》（頁二八四〇）。

## (九)牧齋有學集佚稿

《牧齋有學集佚稿》，黃孝紓輯補，載《青鶴雜誌》第三卷第九、十一、十三、十五、十七、十九、廿一、廿三期。第九期題云：

《牧齋有學集》，南潯劉氏嘉業堂藏有無名氏精校本，係據牧齋手稿本校於金匱山房本之上。朱墨點勘，字畫工穩，每篇末並繫以年月，當為牧齋親故或門弟子手錄。意篇首當有署名或收藏印記，因當時文網嚴密，燬去首卷，故致失名。集中校勘各字，皆為涵芬樓《四部叢刊》影印《有學集》時所未見。除《投筆集》業已印行，尚多出雜文十數篇，皆為刻本所無，急輯錄以貽甘藜。甲戌秋，躬房識。

今錄其目於下：

1. 《佟氏幽憤錄序》（案此文已見《叢刊》本卷十六頁十五下至十七下，《牧齋全集》本亦有之，惟金匱山房本無之，而代以《李香巖蕊香幢閣稿序》，蓋因《佟氏幽憤錄序》觸犯忌諱而易之也。《叢刊》本有缺文，如頁十六上第三行「撼新造之」下空一格，《佚稿》作「撼新進之建」；頁十六下三行「于是乎穹廬服匿之中望窮（以下空六格）之屬目斷刀環」，《佚稿》空格作「區脫椎結循髮」。文末《佚稿》多出「甲午長至後五日」。案甲午為順治十一年（1654），此蓋牧齋自記其作文年月也。
2. 《朝議大夫廣西布政司右參議贈中大夫太僕寺卿王君合葬墓誌銘》（以上第九期）
3. 《漢武帝論》
4. 《漢武帝論下》
5. 《一匡辨上》
6. 《一匡辨下》（以上第十一期）
7. 《金剛經頌論疏記會鈔緣起論》（以上第十三期）
8. 《心經畧疏小鈔緣起論》（以上第十五期）
9. 《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師吏兵二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諡文貞路公神道碑銘》（以上第十七期）
10. 《明故山東登萊監軍道按察司僉事佟公墓誌銘》（以上第十九期）
11. 《誥封忠慈貞慧祥符侯母一品太夫人田氏墓誌銘》，篇末有按語：「按此篇刻本刪其事跡，幾不成文。」按《牧齋有學集補》據金匱本卷三三錄此文，只二百十六字。
12. 《海甯安國寺祖庭修造記》（以上第廿一期）
13. 《書杜蒼畧史論》（以上第廿三期）

### （十）有學外集補遺

《鈔本有學外集補遺》，王雲五主編《景印岫廬現藏罕傳善本叢刊》本（一九七三年台北商務印書館出版），據王氏所撰《緣起》云：

精鈔本 《有學外集補遺》 錢謙益撰 不分卷，六冊，三〇四面 文選樓、瑯

環仙館舊藏 在台八家善本書目皆未收入。

案《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台北中華叢書委員會印行）中冊頁一九一：

《有學外集》五卷、《外集補遺》一卷、《有學集補遺》一卷、《投筆集》一卷、六冊清錢謙益撰，舊鈔本。今人劉公魯手書題記。

與王岫廬藏本同出一源。岫廬印本未加頁碼，檢查不便，全書誤字甚多，非用他書對照使用不可。惟所收詩文之多，僅次於《牧齋外集》。今代編目，加注頁碼，並註明各本有無如下（「外」字代《牧齋外集》，「補」字代《牧齋有學集補》，「遺」字代遼漢齋校印《牧齋全集》本《有學集補遺》，「佚」字代《牧齋有學集佚稿》，「絳」字代潘景鄭編《絳雲樓題跋》，「牘」字代《錢牧齋尺牘》，「註」字代《足本錢曾牧齋詩註》）。

岫廬印本與中央圖書館本大致相同，例如新編PP. 25, 26《從祖父錢府君改葬志》及《誥封忠慈貞慧祥符侯母一品太夫人田氏墓誌銘》當與PP. 143, 144（第一行為「衣袂皆涌現白光中旁」）互易。

1. 《漢武帝論上》P. 1：《遺》下 1，《佚》3
2. 《漢武帝論下》P. 3：《遺》下 2，《佚》4
3. 《一匡辨上》P. 5：《遺》下 3，《佚》5
4. 《一匡辨下》P. 7：《遺》下 3，《佚》6
5. 《書東坡延州來季子贊後》P. 9：《補》101，《遺》下 5
6. 《記雲間鳳凰山脩復三星堂事》P. 11：《補》102，《遺》下 6
7. 《書沈節母事》P. 11：《補》103，《遺》下 7
8. 《書黃正義扇》P. 12：《補》109，《遺》下 8
9. 《福先五子字辭》P. 13：《補》106，《遺》下 9
10. 《黃扶木字說》P. 15：《補》105，《遺》下 10
11. 《呂留侯字說》P. 16：《補》104，《遺》下 11
12. 《尊王四子字說》P. 17：《補》107，《遺》下 12
13. 《茶供贈朱汝圭》P. 18：《補》108，《遺》下 13
14. 《書羅近溪記張賓事》P. 19：《補》110，《遺》下 15，《絳》22
15. 《書捨田冊子》P. 21：《補》112，《遺》下 16

16. 《回金湯主人戲論》P. 21：《遺》下17
17. 《諭湖南淨慈寺僧》P. 23：《遺》下18
18. 《大佛頂首楞嚴經疏解蒙鈔錄始》P. 24：《外》2.5，《遺》下19
19. 《後記》P. 28：《外》2.6，《遺》下19
20. 《重記》P. 30：《外》2.6，《遺》下20
21. 《李香嚴蕊香幢閣序》P. 31：《補》24，《遺》下25
22. 《龔孝升過嶺集序》P. 32：《外》6.1，《補》26，《遺》下26
23. 《霜哺篇墨蹟卷總目序》P. 34：《補》25，《遺》下27
24. 《松影和尚報恩詩草序》P. 35：《補》28
25. 《羅浮種上人集序》P. 37：《補》29
26. 《普福昌上人詩序》P. 38：《補》30
27. 《牧雲和尚全集序》P. 39：《補》31
28. 《石夢禪師語錄小引》P. 41：《補》33
29. 《大育頭陀詩序》P. 42：《補》32
30. 《贈王平格序》P. 43：《補》34，《遺》下28
31. 《周義婦金孺人六十序》P. 45：《補》38
32. 《誥封吳母徐太孺人八十壽序》P. 47：《補》37
33. 《楞嚴解序》P. 50：《外》3.17
34. 《重修滕王閣詩文集序》P. 52：《外》5.10
35. 《虞山詩約序》P. 54
36. 《晴香閣詩草序》P. 56
37. 《爲王兆吉贈陸仲德序》P. 57
38. 《嚳城張子錫類編序》P. 59：《外》8.12
39. 《婁東右尊宗彥文藝序》P. 59：《外》8.11
40. 《尊拙齋詩集序》P. 60：《外》7.9
41. 《常熟魏邑侯序》P. 62：《外》9.8
42. 《許更生詩引》P. 64：《外》3.9
43. 《楊無補詩序》P. 65
44. 《程崑崙文集序》P. 66：《外》7.11
45. 附《答耿菴書》P. 68



46. 《破山寺志序》P. 69
47. 《孫子長詩引》P. 70
48. 《翁季霖詩序》P. 71：《外》7. 4
49. 《呂全五薪齋二集序》P. 73：《外》7. 10
50. 《四照堂文集序》P. 75：《外》8. 2
51. 《徐伯魯詩體明辨序》P. 77：《外》6. 6
52. 《李夢沙望古堂集序》P. 79
53. 《四王子詩引》P. 80
54. 《德馨齋稿題詞》P. 82：《外》25. 26，*《絳》* 160
55. 《贈王孝子乞射葬親序》P. 83：《外》21. 5
56. 《梁提督累蔭八世序》P. 84：《外》9. 4
57. 《程翼蒼詩集序》P. 86：《外》5. 12
58. 《錢母吳太孺人七十壽序》P. 88：《外》12. 8
59. 《曹母陳孺人八十壽序》P. 90：《外》12. 7
60. 《戴母錢孺人五十初度序》P. 93：《外》12. 5
61. 《胡大母陳太孺人八十壽序》P. 94
62. 《顧行之七十壽序》P. 97：《外》10. 12
63. 《余母毛太夫人表節詩序》P. 99
64. 《金母管太孺人五十序》P. 100：《外》12. 3
65. 《王海宇六十壽序》P. 103：《外》11. 4
66. 《宋母王淑人六十壽讌序》P. 105：《外》12. 1
67. 《邵母錢太孺人九十壽言序》P. 107：《外》1. 53，*《補》* 36
68. 《徐母太君六十壽讌序》P. 108
69. 《大學衍義補刪序》P. 110：《補》23
70. 《十峰詩序》P. 113：《補》27
71. 《慧命篇贈蕭孟昉四十稱壽》P. 115：《補》35
72. 《陶廬記》P. 119：《補》39
73. 《古慧明寺重脩禪堂記》P. 120
74. 《海寧安國寺祖庭脩造記》P. 123：《佚》12
75. 《常熟縣重修城隍廟碑記》P. 124：《外》13. 3

76. 《都察院書佐題名記》P.126：《外》13.7
77. 《明故山東登萊軍道按察司僉事公墓誌銘》P.129：《佚》10
78. 《朝議大夫廣西布政司右參議贈中大夫太僕寺卿王君合塋墓誌銘》P.136：《佚》2
79. 《明五經進士譚君權厝誌》P.140：《補》40
80. 《從祖父錢府君改塋志》P.25：《補》42
81. 《誥封忠慈貞慧祥符侯母一品太夫人田氏墓誌銘》P.25：《補》43，《佚》11
82. 《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師吏兵二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謚文貞路公神道碑銘》P.147：《佚》9
83. 《嘉興營泉寺白法長老塔表》P.154：《補》44
84. 《中峰蒼雪法師塔銘》P.157：《補》45
85. 《化城菴主悟宗墓銘》P.159：《補》47
86. 《坐脫比丘尼潮音塔銘》P.160：《補》48
87. 《角黍詞哀瞿臨桂》P.162：《補》51
88. 《旌表歸節母陳碩人墓誌銘》P.163
89. 《太僕寺少卿寧侯席君家傳》P.167：《外》19.3
90. 《蘄州盧府君家傳》P.170：《外》19.2，《補》49
91. 《盧氏二烈婦傳》P.173：《外》19.5，《補》50
92. 《朱白民傳》P.175
93. 《答彭達生書》P.177：《補》52
94. 《與曾青藜書》P.178：《補》54
95. 《與歸進士論較震川集書》P.179：《補》55
96. 《答含光法師》P.181：《補》59
97. 《致愍大師曹溪塔院住持諸上座書》P.182：《補》60
98. 《答張靜菴司農第一札》P.184：《補》61
99. 《三答靜菴張司農》P.186：《補》63
100. 《再與木陳和尚書》P.187：《補》64
101. 《答木陳和尚書》P.188：《補》65
102. 《復天然昆和尚》P.189：《補》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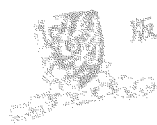


103. 《復澹歸釋公》P.190：《補》67
104. 《復靈巖老和尚書》P.191：《外》33.17，《補》68
105. 《與錢礎日書》P.192：《補》53
106. 《與吳梅村書》P.193：《補》56，《外》22.8
107. 《復王烟客書》P.194：《補》57，《遺》下24
108. 《答吳江吳赤溟書》P.197：《補》58，《遺》下23，《牘》補5上
109. 《再答張靜涵書》P.200：《補》62
110. 《虎丘雲巖寺重造藏經閣募緣疏》P.201：《補》69
111. 《花山常住募緣疏》P.204：《補》70
112. 《重建包山寺大殿募緣疏》P.205：《補》71
113. 《寒山報恩寺募建大悲殿疏》P.207：《補》72
114. 《白椎菴建造彈指閣華嚴堂募緣》P.208：《補》73
115. 《長老白法琮公畫像贊》P.211：《補》75
116. 《汰如法師畫像贊》P.211：《補》76
117. 《潮音尼畫像贊》P.212：《補》78
118. 《自題小贊》P.213：《補》79
119. 《印初講師畫像贊偈》P.213：《補》77
120. 《法書華嚴經偈》P.216：《補》80
121. 《白法老人洒病十偈》P.218：《補》81
122. 《書西方十六妙觀頌有序》P.219：《補》82
123. 《錫山黃氏白華孝感頌》P.222：《補》83
124. 《送性恒比丘尼歸窆靈墟頌》P.226：《補》84
125. 《題楊無補小像贊》P.229：《外》24.4
126. 《題介立詩》P.231：《補》87，《絳》169
127. 《題鶴如禪師詩卷》P.231：《補》88，《絳》174
128. 《又題像贊》P.232：《補》92，《外》24.6
129. 《題山曉上坐嘯堂詩》P.233：《補》89，《絳》175
130. 《題淨土詠懷詩》P.233：《補》90，《絳》175
131. 《南來堂拾稿題詞》P.234：《補》91，《絳》172
132. 《書杜蒼畧史論》P.235：《絳》32，《佚》13

133. 《書汰如法師塔銘後》P.236：《補》93，《絳》90
134. 《又書汰如塔銘後》P.239：《補》94，《絳》92
135. 《覺浪和尚天界初錄題語》P.239：《補》95，《絳》94
136. 《題易箋》P.241：《補》96，《絳》1
137. 《遵王絕句跋語》P.241：《補》97，《絳》168
138. 《題菊譜》P.242：《補》98，《絳》45
139. 《題丁菡生自家話》P.242：《補》99，《絳》43
140. 《題丁菡生藏余尺牘小冊》P.243：《補》100，《絳》191
141. 《題張善士墨書華嚴經後》P.245：《外》25.21，《絳》76
142. 《題鄧肯堂勸酒歌》P.246：《外》25.34，《絳》164
143. 《爲鄧肯堂跋丹井詩》P.246：《外》25.35，《絳》164
144. 《修史小引》P.247：《外》8.10，《絳》33
145. 《古源上人募緣引》P.248：《外》21.4，《絳》98
146. 《比隣楊子阜英才小引》P.248
147. 《書修建聚奎塔院殿宇緣起後》P.249：《外》2.4，《絳》99
148. 《書李爾承詩後》P.251：《外》25.29，《絳》161
149. 《題李長蘅畫扇冊》P.252：《絳》60
150. 《題陳南浦山曉窗詩》P.255：《外》25.36，《絳》164
151. 《題顧伊人近詩》P.256：《絳》167
152. 《有喜三次申字韵示茂之》P.259：《補》2，《註》1637
153. 《四次韵贈茂之》P.259：《補》2
154. 《顧與治五十初度》P.259：《補》3，《註》1641
155. 《次韻代茂之壽徐元嘆六十》P.260：《補》4，《註》1683
156. 《袁節母七十壽》P.260：《補》7，《註》1899
157. 《贈袁重其》P.260：《補》6，《註》1925
158. 《林若撫挽詞》P.260：《補》8，《註》1945
159. 《青田公五十壽》P.261：《補》9，《註》1961
160. 《悼郁離公子》P.261：《補》10，《註》2070
161. 《次韻答宋子建長君楚鴻》P.261，《註》2102
162. 《秋日過廣陵顧舍人於虎丘別後却寄》P.262

163. 《長筵》P.262：《外》1.7
164. 《再讀許友詩》P.262：《補》11，《註》2199
165. 《有人拈聶大年燈花祠戲和二首》P.262：《補》12，《註》2199
166. 《龔孝升求贈整師戲題二絕句》P.263：《補》13，《註》2210
167. 《丁茵生挽詩》P.263：《補》14，《註》2237
168. 《淮陰逢雷臣侍御五十生日爲壽二首》P.263：《補》17，《註》2423
169. 《淮陰舟中憶龔聖予遺事書贈張伯玉》P.264：《補》18，《註》2425
170. 《贈寒山凝遠知妄》P.264：《補》19，《註》2486
171. 《李樞部饋貂帽繭袖口占戲謝》P.264：《補》20，《註》2504
172. 《題畫四君子圖》P.265：《補》21，《註》2505
173. 《二月五日邊王第四郎試周饗余述古堂燕而有作》P.265：《註》2541
174. 《邊王第五子名東周字思卜》P.266：《註》2546
175. 《嶺南黃生遺余酒譜釀荔枝酒伊人邊王各飲一觴伊人有詩率以和之》P.266：  
《註》2560
176. 《金陵秋興一之一》P.266：《註》2705
177. 《後秋興二之一》P.268：《註》2707
178. 《後秋興四之一》P.269：《註》2716
179. 《後秋興五之一》P.271：《註》2721
180. 《後秋興六之一》P.272：《註》2725
181. 《後秋興七之一》P.273：《註》2730
182. 《後秋興八之一》P.275：《註》2737
183. 《後秋興九之一》P.276：《註》2741
184. 《後秋興十之一》P.277：《註》2747
185. 《後秋興十一之一》P.278：《註》2752
186. 《後秋興十二之一》P.281：《註》2756
187. 《吟罷自題長句撥悶二首》P.282：《註》2761
188. 《後秋興十三之一》P.282：《註》2762
189. 《癸卯中夏六日重題長句二》P.284：《註》
190. 《題漢聞陳君引兒走馬看桃花小像》P.284：《外》1.32，《遺》上1
191. 《紫陽朱璞菴來游虞山賦贈》P.284：《外》1.50，《遺》上2

192. 《贈舊令鍾黃初》p.285：《外》1.5，《遺》上3
193. 《題壽圖》p.285：《外》1.57，《遺》上4
194. 《鄧母六十壽》p.285：《外》1.18，《遺》上5
195. 《為汪然明題宛仙女史午睡圖》p.285：《外》1.39，《遺》上6
196. 《壽徐彥博七十》p.286：《外》1.20，《遺》上7
197. 《贈某將軍》p.286：《外》1.22，《遺》上8
198. 《秋日小敘》p.286：《外》1.23，《遺》上9
199. 《贈孫子長五十》p.287：《外》1.19，《遺》上10
200. 《題某寺》p.287：《遺》上11
201. 《和元微之雜憶詩十二首》p.287：《遺》上12
202. 《江右蔡中丞新建滕王閣四首》p.288：《外》1.26，《遺》上13
203. 《次白石翁韻壽葉白泉二首》p.289：《外》1.16，《遺》上14
204. 《賀楊子常七十生子》p.289：《外》1.21，《遺》上15
205. 《贈某開府誕日》p.289：《外》1.74，《遺》上16
206. 《贈陳于到六十二首》p.290：《外》1.11，《遺》上17
207. 《送王楚先大行》p.290：《外》1.33，《遺》上18
208. 《浴佛十日韻》p.291：《外》1.27，《遺》上19
209. 《贈友》p.291：《外》1.17，《遺》上20
210. 《句曲逆旅戲為相士題扇》p.291：《補》5，《遺》上21，《註》2683
211. 《族姪用佛六十》p.292：《外》1.52，《遺》上22
212. 《張伯起六十》p.292：《外》1.12，中國文化研究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遺》上23
213. 《顧仲白六十》p.292：《外》1.36，中國文化研究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遺》上24
214. 《贈王石谷》p.292：《補》22，中國文化研究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外》1.30，中國文化研究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遺》上25
215. 《佟中丞壽詩八首》p.293：《外》1.44，中國文化研究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遺》上26
216. 《和楊古農幽居圖韻贈管調陽》p.295：《外》1.35，中國文化研究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遺》上28
217. 《和陸彥脩孝廉徵君乙未改歲漫興之作》p.295：《外》1.25，中國文化研究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遺》上29
218. 《孫光甫七十二首》p.296：《外》1.55，中國文化研究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遺》上30
219. 《壽友人》p.296：《外》1.10，中國文化研究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遺》上31
220. 《贈閩帥王振宇》p.296：《外》1.13，中國文化研究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遺》上32
221. 《贈義翁張父母五十初度》p.296：《外》1.40，中國文化研究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遺》上33



222. 《贈女道士》P. 297：《遺》上34
223. 《朗翁携紫輕再過小飲時判袂賦此志感》P. 297：《外》1.43，《遺》上35
224. 《辛卯初夏辱朗翁社兄過我話舊贈此》P. 298：《外》1.42，《遺》上36
225. 《邁公還山》P. 298：《外》1.14，《遺》上37
226. 《邁公壽》P. 298：《外》1.15，《遺》上38
227. 《爲金爾支題孝章墨梅》P. 299
228. 《題楊無補小像》P. 299：《遺》上41
229. 《懷長姑大人》P. 299：《外》1.41，《遺》上42
230. 《陳漢聞四十》P. 299：《外》1.38，《遺》上43
231. 《趙秋屋遠遊》P. 300：《遺》上44
232. 《贈某使君》P. 300：《外》1.66，《遺》上45
233. 《高孝子詩》P. 300：《遺》上46
234. 《跋遵王絕句》P. 300：《外》1.51，《遺》上47

### (十一)絳雲樓文錄

《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中冊頁一九一：

《絳雲樓文錄》不分卷一冊清錢謙益撰。不著編人。舊鈔本。

《絳雲樓文錄》所收之文，絕大部分見於《有學集》。不見於《叢刊》本《有學集》者，往往見於《牧齋有學集補》，知編者所據蓋金匱山房本也。今錄其目於下，並加註見於他書者（「有」字代《叢刊》本《牧齋有學集》，註明卷頁）。

1. 《復李叔則書》：《有》39.4下
2. 《復徐巨源書》：《有》38.17下
3. 《答杜蒼畧論文書》：《有》38.1上
4. 《答徐禎起書》：《有》39.15下
5. 《讀宋玉叔文集題詞》：《有》49.1下
6. 《戲題徐仲光藏山稿後》：《有》49.16上
7. 《周孝逸文稿序》：《有》19.19
8. 《李香嚴蕊香幢閣稿序》：《岫》21，《補》24，《遺》下25
9. 《賴古堂文選序》：《有》17.13上

10. 《傅文恪公文集序》：《有》16.7上
11. 《董文敏公遺集序》：《有》16.9上
12. 《與歸進士論校震川集書》：《岫》95，《補》55
13. 《述古堂宋刻書跋》：《有》46.1上
14. 《跋玉臺新詠》：《有》46.1上
15. 《跋高誘注戰國策》：《有》46.1下
16. 《跋列女傳》：《有》46.5
17. 《跋新序》：《有》46.6上
18. 《跋聶從義三禮圖》：《有》46.6上
19. 《跋方言》：《有》46.4下
20. 《跋揚子法言》：《有》46.4下
21. 《跋文中子中說》：《有》46.8下
22. 《跋禮部韻畧》：《有》46.9上
23. 《跋春秋繁露》：《有》46.3下
24. 《跋高麗板柳文》：《有》46.11
25. 《跋東都事畧》：《有》46.2上
26. 《跋吳越春秋》：《有》46.4上
27. 《跋抱朴子》：《有》46.7下
28. 《跋王右丞集》：《有》46.8上
29. 《跋皇華集》：《有》46.11下
30. 《跋本草》：《有》46.7下
31. 《書宋雕兩漢書後》：《有》46.12上
32. 《跋營造法式》：《有》46.10上
33. 《吳江朱氏杜詩輯注序》：《有》15.1上
34. 《草堂詩箋元本序》：《有》15.2下
35. 《注李義山詩集序》：《有》15.4下
36. 《注李義山詩序》：《有》15.6下
37. 《藝林彙考序》：《有》14.13上
38. 《瑯環類纂序》：《有》14.16下
39. 《書廣宋遺民錄後》：《有》49.18上



40. 《贈愚山子序》：《有》22.7下
41. 《鏡古篇序》：《有》14.18上
42. 《本草拔萃序》：《有》15.17下
43. 《傷寒捷徑書序》：《有》15.20下
44. 《俞嘉言醫門法律序》：《有》15.19上
45. 《棋譜新局序》：《有》15.22下
46. 《唐詩英華序》：《有》15.8上
47. 《唐詩鼓吹序》：《有》15.10上
48. 《鼓吹新編序》：《有》15.11下
49. 《愛琴館評選詩慰序》：《有》15.14上
50. 《歷朝應制詩序》：《有》15.16上
51. 《與方爾止書》：《有》39.17上
52. 《與遵王書》
53. 《跋石田手抄吟窗卷》：《有》46.9下
54. 《復遵王書》：《有》39.20下
55. 《遵王絕句跋語》：《岫》137，《補》97
56. 《題爲龔孝升書近詩冊子》：《有》47.5下
57. 《吳梅村詩集序》：《有》17.1上
58. 《周元亮賴古堂合刻序》：《有》17.11下
59. 《遵王詩序》：《有》19.21上
60. 《十峰詩序》
61. 《宋王叔安雅堂集序》：《有》17.8上
62. 《徐季重詩稿序》：《有》18.17
63. 《龔孝升過嶺集序》：《岫》22，《外》6.1，《補》26
64. 《金爾宗詒翼堂詩艸序》：《有》17.19下
65. 《葉九來鋤經堂詩序》：《有》17.18上
66. 《申比部詩序》：《有》17.15上
67. 《黃庭表忍菴詩序》：《有》20.13下
68. 《顧玉麟詩集序》
69. 《題燕市酒人篇》：《有》47.3下

70. 《題錢遵王秋懷詩》：《有》47.5上
71. 《跋蕭孟昉花燭詞》：《有》47.7上
72. 《題瞿有仲詩卷》：《有》47.9上
73. 《嗜奇說書陸秋玉水墨廬詩卷》：《有》47.12上
74. 《題徐季白詩卷後》：《有》47.13上
75. 《書黎美周遂球詩集序後》：《有》47.6下
76. 《題陳南浦山曉窗詩》：《岫》150，《外》25.36，《補》85，《絳》164
77. 《題嚴武伯詩卷》：《有》48.5下
78. 《再與嚴子論詩語》：《有》48.7上
79. 《題杜蒼畧自評詩文》：《有》49.7下
80. 《題顧伊人近詩》：《有》48.10上
81. 《題塞上吟卷》：《有》48.10下
82. 《題馮子永日草》：《有》48.9上
83. 《題費所中山中咏古詩》：《有》48.6下
84. 《題李岷瞻谷口山房詩》：《有》47.14下
85. 《題紀伯紫詩》：《有》47.1下
86. 《贈別胡靜夫序》：《有》22.4上
87. 《陳古公詩集序》：《有》18.19下
88. 《葉聖野詩序》：《有》19.12下
89. 《王翰明詩引》：《有》20.23下
90. 《李瀾臣甲申詩序》：《有》18.22下
91. 《從游集序》：《有》20.18上
92. 《五石居詩小序》：《有》20.26上
93. 《宋子建遙和詩序》：《有》17.6上
94. 《題織簾居唱和詩》：《外》25.25
95. 《小山堂詩引》：《有》20.21下
96. 《書梅花百咏後》：《有》47.10下
97. 《題觀梅紀游詩》：《有》48.11上
98. 《讀歸元恭看花二紀》：《有》49.17下
99. 《題菊語》：《岫》138，《補》98



100. 《徐子能黃牡丹詩序》：《有》20.20下  
 101. 《楊弱生且吟序》：《有》20.19上  
 102. 《二王子今體詩引》：《有》20.25上  
 103. 《香觀說書徐元嘆詩後》：《有》48.1下  
 104. 《後香觀說書介立旦公詩卷》：《有》48.3下  
 105. 《茶供說贈朱汝圭》：《岫》13，《補》108，《遺》下13  
 106. 《書趙太史魯游稿後》：《有》49.5上

## (十二)絳雲餘燼集

《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中冊頁一九一：

《絳雲餘燼集》二卷一冊清錢謙益撰。鈔本，朱校。養恬主人手跋。

此冊後有養恬主人手跋云：

按蒙叟詩文，當時即刊為《初、有學全集》，錢後人遵王曾又從而箋釋之。第其中更易字句暨全篇刪去者，不一而足。茲得《秋槐小稿》至《絳雲餘燼》等集，計一百三十八頁。乃牧翁自訂稿，較之《初學》、《有學》兩集之意義更改，則魚目夜光，諒博雅者知所寶焉。閱畢誌此，告夫後之讀牧齋詩者。養恬主人書於姑蘇舟次。

按此冊始於《有學集》卷四《絳雲餘燼詩》上全卷，卷五第1題至22題，卷十第9題（《戲詠雪月故事短歌十二首》、《又續得本朝二事》），卷十一第1題至16題、又第20題，卷十三第8題（《病榻消寒雜詠四十六首》）。以上所據為《叢刊》本目錄之次序，與《足本錢曾牧齋詩註》目錄所加之號碼相同。此本亦有錢註本所有為《叢刊》本所未收者，如卷五第16題後有《袁節母七十壽詩》，題下註「刪」字。此詩又見《牧齋有學集補》及金匱本卷五。此本在《病榻消寒雜詠四十六首》前有《袁孝子五十》、《潘雨臣六十》二題，見《牧齋外集》卷一第45、46題(pp.27、28)。又有《題畫四章贈王異公》、《金孝章生輓詩》二題。前者為《叢刊》本所無、錢註本及金匱本卷十所有。後者為《叢刊》本第20題，但字句大不相同，今錄於下：

人生飽喫飯，死便黃土埋。胡為世上人，刺促分歡悲？老者祝眉壽，死者製輓

詩。祝生生不延，哭死死不知。徒然費紙墨，況乃滋點唾。陶潛一老翁，唱爲生挽詞。死挽固多事，生挽復何爲？人生愛百年，生死爲大期。樂生本物情，怖死何足訾？生祝死則哭，委分亦所宜。哀樂而樂哀。古人豈吾欺？生挽死重挽，挽詩塞巷達。挽者亦有死，相挽無已時。吳門金孝章，褒衣稱人師。六十徵生挽，趣我爲和之。我非賢達人，八十捧壽卮。諱老惡聞挽，抱筆敢固辭？赤羽滿天地，白毛生路岐。餘生剩兵間；頭顱天所私。西山梅萬樹，破臘放繁枝。伊蘭臭熏天，香國良在茲。缸面酒新熟，杖頭錢可持。何用雙眉皺？且喜兩膝隨。鸚鵡迭頭哭。毫烏俄出諶。條風報吹萬，歌挽知爲誰？聊歌蟋蟀章，請君頌鴟夷。

錢註本卷十一頁三二《題金孝章生挽冊》云：

人生喜祝壽，死則製挽詩。祝生生不延，哭死死不知。徒然費紙墨，況乃滋點唾。陶潛一老翁，唱爲生挽詞。死挽已多事，生挽復何爲？人生愛百年，生死爲大期。樂生本物情，怖死何足訾？生祝死則哭，委分亦所宜。哀樂而樂哀，古人豈吾欺？生挽死重挽，生死皆傷悲。挽者亦有死，相挽無已時。吳門金孝章，褒衣稱人師。六十要生挽，趣我屬和之。我老諱哀挽，搖頭請固辭。赤羽滿天地，白毛生路達。餘生剩兵間，頭顱天所私。西山萬樹梅，破臘放繁枝。缸面酒新熟。杖頭錢可持。何用雙眉皺？且喜兩膝隨。鸚鵡遞歌哭，毫烏俄出諶。長風報吹萬，過耳知爲誰？聊歌蟋蟀章，請君頌鴟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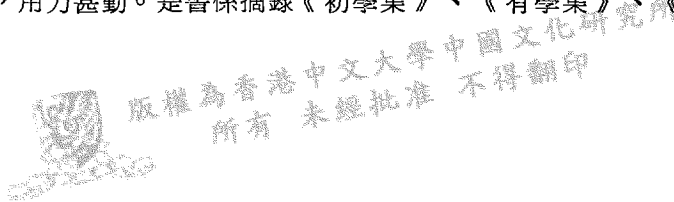
《叢刊》本、金匱本亦大致相同，小有異文。可知抄本之可貴。

據養恬主人手跋，「茲得《秋槐小稿》至《絳雲餘燼》等集，計一百三十八葉。」案所謂《秋槐小稿》當指《有學集》卷一《秋槐詩集》。但中央圖書館藏鈔本始於《絳雲餘燼集》而無《秋槐小稿》，只九十餘頁，蓋有殘缺，非完帙也。《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題作《絳雲餘燼集》，蓋因現存鈔本首頁第一行適題此五字耳。柳作梅前引文頁一七三謂「《牧齋有學集》中，編爲第四及第五兩卷」，蓋未見其內容也。

### (十三)絳雲樓題跋

柳作梅前引文頁一七四云：

《絳雲樓題跋》，近人潘承弼景鄭輯。潘氏平生，篤好牧齋之文，弱冠即從事搜集，數十年來，用力甚勤。是書係摘錄《初學集》、《有學集》、《有學集補



遺》及《牧齋外集》之題跋，並益以其他散佚之文而成，都二百六十五首，民國三十七年由中華書局排印行世。其排列次序，隱以經史子集爲分，采集頗備，校讐亦精，實近時東澗之功臣也。

按潘氏序言云：

絳雲一炬，牧齋縹緲籤題，蕩爲灰燼，今所傳題跋文字，其載《初學》卷八十三至八十五及《有學》卷四十六至五十兩集外者，零星摺摭，不存什一。弱冠從事搜書，得《有學集》初刻五十卷及二刻金匱山房重刻五十一卷本，較其異同，甚多出入。又得黃梨洲評本，勘正譌奪。初刻本詩多三題，文多七首；二刻本則增益詩二十一題，文九十首。涵芬樓影印入《四部叢刊》，初據金匱山房本傳布。《叢刊》再版時，徵得吾家所藏初刊本，別錄金匱山房本校補附行。證余所得兩集外，傳世抄本，有《牧齋有學集補遺》一書，較金匱本復有增益。余別藏抄本《牧齋外集》二十五卷丁祖蔭校正誤字甚精，則又在三本之外矣。綜余鉤稽所得，並訪求其他佚文，都題跋二百六十五首，彙寫成帙，藏諸篋衍。二十年來，未經覆瓿之厄，爰重加校訂，傳諸墨版。存絳雲之鱗羽，補東澗之遺緒，世有好者，儻亦有取於斯乎？

今將《絳雲樓題跋》中所收《初學集》、《有學集》以外之文列於下方：

- 《易箋》鈔本《牧齋有學集補遺題跋》 頁一 《岫》136、《補》96  
《草莽私乘》《草莽私乘》 頁一七  
《南北記事》《牧齋外集》卷二五 頁一八 《外》25.5  
《羅近溪記張賓事》《有學集補》 頁二二 《岫》14、《補》110、《遺》下15  
《邵北虞築城議》《牧齋外集》卷二五 頁二八 《外》25.15  
《王稚子石闕碑》《牧齋外集》卷二五 頁二九 《外》25.9  
《毛黼季所藏定武蘭亭》《牧齋外集》卷二五 頁三一 《外》25.11  
《毛黼季所藏麻姑仙壇記》《牧齋外集》卷二五 頁三一 《外》25.12  
《杜蒼畧史論》鈔本《牧齋有學集補遺題跋》 頁三二 《岫》132、《佚》13  
《修史小引》鈔本《牧齋有學集補遺》外集 頁三三 《岫》144、《外》8.10  
《沈石天浣花閑語》《牧齋外集》卷二五 頁四二 《外》25.24  
《丁茵生自家話》鈔本《牧齋有學集補遺題跋》 頁四三 《岫》139、《補》99

- 《菊譜》鈔本《牧齋有學集補遺題跋》 頁四五 《岫》138、《補》987
- 《文房四譜》《楹書隅錄》卷三 頁四六
- 《祝枝山書格古論卷》張大鏞《自怡悅齋書畫錄》 頁五〇
- 《黃子久畫》張大鏞《自怡悅齋書畫錄》 頁五八
- 《程孟陽畫》鈔本《周櫟園藏畫題記》 頁五九
- 《李長蘅畫扇冊》一據金匱山房重定本補 頁五九  
《岫》149、《叢刊》縮印本562-564
- 《李長蘅畫扇冊》二鈔本《牧齋有學集補遺外集》 頁六〇  
《岫》149、《叢刊》縮印本562
- 《檀園墨戲冊》《牧齋外集》卷二五 頁六三 《外》25.23
- 《王石谷畫卷》《牧齋外集》卷二五 頁六五 《外》25.32
- 《爲沈石天題高士冊》《牧齋外集》卷二五 頁六六 《外》25.33
- 《賴古堂寶畫記》鈔本《周櫟園藏畫題記》 頁六七
- 《黃正義扇》《有學集補》 頁六八 《岫》8、《補》109、《遺》下8
- 《柳敬亭冊子》《有學集補》 頁七〇 《補》111
- 《蘇眉山書金剛經》墨蹟 頁七四
- 《宋版法華經》《牧齋外集》卷二五 頁七五 《外》25.17
- 《張善士墨書華嚴經》《牧齋外集》卷二五 頁七六 《岫》141、《外》25.21
- 《汰如法師塔銘》鈔本《牧齋有學集補遺題跋》 頁九〇 《岫》133、《補》93
- 《又書汰如塔銘後》鈔本《牧齋有學集補遺題跋》 頁九二 《岫》134、《補》94
- 《覺浪和尚天界初錄》鈔本《牧齋有學集補遺題跋》 頁九四 《岫》135、《補》95
- 《古源上人募緣引》鈔本《牧齋有學集補遺外集》 頁九八 《岫》145、《外》21.4
- 《屠隆重建破山寺碑》搨本 頁九九
- 《書修建聚奎塔院殿宇緣起後》鈔本《牧齋有學集補遺外集》 頁九九  
《岫》147、《外》2.4
- 《捨田冊子》《有學集補》 頁一〇六 《岫》15、《補》112、《遺》下16
- 《鈔本元微之集》《牧齋外集》卷二五 頁一〇九 《外》25.8
- 《汪水雲詩》鈔本汪元量《水雲集》 頁一一三
- 《鈔本滄水文集》楊紹和《楹書隅錄》 頁一一三
- 《嚴武伯八新詩》嚴熊《白雲詩》 頁一四二

- 《嚴武伯秋日十詠》嚴熊《白雲詩》 頁一四二
- 《張子石湘游篇》《牧齋外集》卷二五 頁一五七 《外》25.1
- 《吳江趙砥之靈巖偶論屈陶有感詩冊》《牧齋外集》卷二五 頁一五八 《外》25.3
- 《朱漳浦贈言卷》《牧齋外集》卷二五 頁一五八 《外》25.4
- 《曹能始壽林茂之六十序》《牧齋外集》卷二五 頁一五九 《外》25.6
- 《陸定爾明詩集句》《牧齋外集》卷二五 頁一五九 《外》25.19
- 《德馨齋稿》《牧齋外集》卷二五 頁一六〇 《岫》54、《外》52.26
- 《題袁母二序後》《牧齋外集》卷二五 頁一六一 《外》25.27
- 《李爾承詩》《牧齋外集》卷二五 頁一六一 《岫》148、《外》25.29
- 《王德操詩卷》《牧齋外集》卷二五 頁一六二 《外》25.31
- 《袁泰徵遺稿》《牧齋外集》卷二五 頁一六三 《外》25.30
- 《鄧肯堂勸酒歌》《牧齋外集》卷二五 頁一六四 《岫》142、《外》25.34
- 《爲鄧肯堂跋丹井詩》《牧齋外集》卷二五 頁一六四 《岫》143、《外》25.35
- 《山曉窗詩稿》《牧齋外集》卷二五 頁一六四 《岫》150、《外》25.36
- 《偈庵詩冊》《牧齋外集》卷二五 頁一六五 《外》25.22
- 《楊九皋梅花百詠》《牧齋外集》卷二五 頁一六六 《外》25.26
- 《馮留仙和和陶詩》《牧齋外集》卷二五 頁一六六 《外》25.14
- 《顧伊人近詩》《牧齋外集》卷二五 頁一六七 《岫》15
- 《遵王絕句》鈔本《牧齋有學集補遺題跋》 頁一六八 《岫》137、《補》97
- 《二葉子詩》《牧齋外集》卷二五 頁一六八 《外》25.20
- 《二陳子英社詩集》《英社詩集》 頁一六九
- 《介立詩》鈔本《牧齋有學集補遺題跋》 頁一六九 《岫》126、《補》87
- 《南來堂拾稿》鈔本《牧齋有學集補遺題跋》 頁一七二 《岫》131、《補》91
- 《南雲集》《牧齋外集》卷二五 頁一六三 《外》25.7
- 《鶴如禪師詩卷》鈔本《牧齋有學集補遺題跋》 頁一七四 《岫》127、《補》88
- 《山曉上座嘯堂詩》鈔本《牧齋有學集補遺題跋》 頁一七五 《岫》129、《補》89
- 《淨土詠懷詩》鈔本《牧齋有學集補遺題跋》 頁一七五 《岫》130、《補》90
- 《雪堂選集》《牧齋外集》卷二五 頁一七六 《外》25.28
- 《夢禪吟》《牧齋外集》卷二五 頁一七七 《外》25.18
- 《李笠翁傳奇》《牧齋外集》卷二五 頁一八〇 《外》25.13

- 《吳門吟社雅集》《牧齋外集》卷二五 頁一八八 《外》25.2  
 《丁茵生藏余尺牘》小冊鈔本《牧齋有學集補遺題跋》 頁一九一  
 《岫》140、《補》100  
 《爲黃子羽書詩冊》《牧齋外集》卷二五 頁一九四 《外》25.10  
 《留題丁家水閣絕句》鈔本《秋槐別集選》 頁一九四  
 《元鈔本樂府新編陽春白雪》《楹書隅錄續編》卷四 頁一九五

章鈺《讀書敏求記校證》卷四之下頁二三下「《風月堂詩話》三卷」條云：

宋朱弁少章著。萬歷庚申春月錢後人鈺案：錢後人三字爲錢氏統稱，謙益集中屢見。此跋乃謙益語。萬歷庚申，謙益年三十九。遵王生崇禎二年，遠不相及。跋云：「燈下讀少章傳，即以《風月堂詩話》對坊刻一過。念公於冰天雪窖之中，作幅巾林下之想，爲之長嘆。」

繆荃孫《雲自在龕隨筆》卷四（世界書局本 p. 99）云：

廿九日。毛子晉、邑中富人，亂時曾有小德於予家，往年死，予不弔。是日葬于戈莊，因一行，以盡故舊之情。然子晉尚以財自豪，今諸子又不逮，將來毛恐不昌矣。（錢受之書於校范書上）

裴景福《壯陶閣書畫錄》卷十五頁十七「清國初諸老題鄒乾一《雲石山房詩集》四大冊」條：

王氏之子，琪珪玕，器盡璠璣；韓氏之宗，綜絳縹緗，才皆經緯。乾一爲道鄉後裔，家學淵源，宜其詩之高華鴻朗，出入三唐也。虞山蒙叟錢謙益書於紅豆莊。

以上三則可補入《絳雲樓題跋》。

#### (十四) 錢牧齋尺牘

柳作梅前引文頁一七四：

《錢牧齋尺牘》三卷，清常熟顧棫編校，與《歸震川尺牘》合刊，稱《歸錢尺

牘》。《牧齋尺牘》，一如其文，出語鎮紙，捫之有稜，雖寥寥短章，輒饒味外之味。國變已後，禾黍傷心，偶一涉筆，無不有蒼涼沈古之思，意境又一變矣。是書有康熙己卯（二十八年）虞山如月樓精刊本，康熙三十八年宛委堂刊本，宣統二年風雨樓鉛印本，及保定官書局石印本。又民國間上海文明書局輯《明清十大家尺牘》，亦收入《錢牧齋尺牘》一卷。

按《錢牧齋尺牘》卷上、中、下，附補遺一卷，宣統二年庚戌（1910）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本，留菴跋云：

《牧齋尺牘》，《初學》、《有學集》皆不載，櫟下書中，收採亦極寥寥。康熙間，牧齋鄉人汪繹，輯爲三卷，與歸熙甫合刻，名曰《歸錢尺牘》云。中遭禁網，傳本罕覯。今以舊寫本校汪本，頗多異同，又于汪本外多牘一十八通，爲補遺一卷。牘中人名原作□者仍之，不敢效李于鱗之強改《穆傳》也。錢氏少爲黨魁，晚託禪悅，生平頗多壹鬱難言之隱。嘗以寒夜細心讀之，因事及人，繇人考事，則知茲雖小品，而與明朝殘局，江東文獻，殊有關係，欲效盧雅雨之于《感舊集》例，爲之伸義補傳，卒卒未暇而罷。庚戌十月刊畢，留菴書後。

宣統庚戌印本無句讀，民國十五年（1926）重印本有句讀，余曾印入拙編《明清之際叢書》第一輯《九家詩文集》（一九七四年台北三民書局）中。卷上頁十上第三行至頁十下第六行，庚戌本脫去，重印本補入。庚戌本有於標題中但著其姓者若干條，重印本於姓下補二方格。又庚戌本有於標題中姓下用小字註明其名者若干條，重印本將小字改爲大字。據留菴跋，似《補遺》爲留菴所加。《補遺》頁二下《示從子求》、乃據周在浚《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弄集》卷十一頁一「錢某」下有《示從子求赤》三首，爲《補遺》所據，但「求」字下脫「赤」字。第三首「甲子春」云云，《補遺》當頁三上第八行，與第二首之末一字相銜接，便無由知其原分爲二首矣。重印本卷二頁二上《與吳梅村》第一首、《補遺》頁一上《與人》、頁三下《與顧與治》、頁四上《與胡□叔》、頁六下《與□□□》、頁二上《與周減齋》第二首，均見《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卷十三頁一至四「錢某」，但《結隣集》「與胡□叔」之方格作「白」字，「與□□□」作「與人」。補遺頁二上四行《與周減齋》云：「子久居烏目西小山。□坐湖橋」，《結隣集》方格作「下」字，並於「下」字斷句。又《補遺》頁二上十一行「以

僕言爲無當也」，《結隣集》「必」字下有「不」字是也，<sup>7</sup>《補遺》頁三下《與李司空夢白》一首，《結隣集》次於「姚希孟孟長、現聞，江南吳縣人。文遠集。」下，適列於《與周減齋》一首之下，疑《補遺》誤以姚希孟《與李司空夢白》一首爲牧齋所作也。（余所據《結隣集》爲重刻本，又一九七二年台北中華書局據石印本影印。）《補遺》頁七下「《與族弟君鴻求免慶壽詩文見王元勳明人百廿尺牘名人尺牘選》」，已見牧齋《有學集》卷三九頁一至四。

以下爲讀《牧齋尺牘》之札記，爲醒目起見，每節空一行加星號以別之。

\* \* \*

《牧齋尺牘》卷上頁七下《致龔芝麓》第二札云：

年來多暇，采輯釋門文字，爲《內典文藏》，差足繼弘明之後，恨末由一請正。

又頁八上第三札云：

又搜採釋門文字，急欲得耶律楚材集，長安中尚有人藏內閣鈔本，可得一訪求否？致台閣大貴人書牘末，帶此冷淡生活，聊可發退食之餘噴飯一笑也。

案：此二札當作於順治十一年甲午（五月，龔鼎孳由戶部左侍郎授左都御史，十月，降九級，又降三級）。張宗祥《清代文學》（一九七二年香港商務印書館重印一九六四年版）頁一二「述錢牧齋」云：

彼嘗從憨山大師德清遊，輯有《內典文藏》一書，凡歷代關於釋教之文，分類輯入，既有總序，每類前復有小序。（此書久佚，所存者南京圖書館有殘冊數卷，余得其殘目一冊；而《南京圖書館目》則不知其爲牧齋所輯也。）

\* \* \*

《牧齋尺牘》卷上頁三一上《致程翼蒼》：

頃承翰教，所索唐詩，以數十年編集之書，幸逃煨燼，禪誦之暇，晨夕檢括，不離几案。半千兄如欲校讎，必須身至虞山，假館數日，便可卒業而去。若欲取全本奉閱，則萬萬不能也。

<sup>7</sup> 此首又見《有學集》卷四六頁二二、二三，題作《王石谷畫跋》。《補遺》頁二上九行「惟石谷得之」至末，《有學集》作「殆將獨歸石谷，此可爲三歎也」。風雨樓刊本《清暉贈言》卷八頁一「《跋王子石谷畫卷》，錢謙益牧齋，同里」，篇末多「癸卯中秋題於雲上軒」，癸卯爲康熙二年。



周亮工《書影》卷一（世界書局本 p.36）云：

昔人云，唐人詩有八百家；宋洪景盧集萬首唐絕，僅見五百家；若今日流傳於世者，不過二百家耳。虞山先生嘗爲予言：丙戌年在都門，于灰燼中檢出宋刻唐詩數冊，乃宋人趙氏所彙集，分門別類，無體不備。自序言其家藏唐人詩集千家，彙成此書，計全書可五百餘冊。虞山所得，不過天文等一二類，中多未見詩。如薛濤，世但傳其絕句耳，此中載濤律詩甚多。他可類推。其書是明仁宗東宮所閱，上有監國之寶。後先生絳雲樓災，並此數冊，亦不可見得矣。世上奇書秘籍，所不傳者何限，而腐爛之文集，無稽之紀錄，濫惡之時文，鄙俚之詞曲，反有傳者，亦可慨也！

案：《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甲編》（一九五八年台北中華叢書委員會出版）卷四頁二五八（《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增訂本頁一二四六）：

《唐詩》七百一十六卷，一百一十九冊清錢謙益、季振宜同編。清初錢季二氏遞輯。底稿本。

可見牧齋曾有志編《全唐詩》，惜未能完成耳。

\*

\*

\*

《牧齋尺牘》卷上頁二下、三上《與吳梅村》云：容城孫徵君鍾元，大集中爲作《蘇門高士歌》者也，此老爲高陽文忠公高弟，文學操修，在洙泗當爲四科人物，不媿高明賞識也。頃有書來，盛稱敝邑新令君，北方矯修之士，掌教容城，彬有鄒魯風，令君下車，穆如清風，慈祥愷悌，仁聲四布。鍾元生平不輕許可，其言足徵也。頃聞制府公祖，微有推敲之語，蓋以書生初任地方繁劇，未能一切治辦。若其居身端謹，和易近民，當地方凋殘之後，正賴以撫綏鰥寡，培養元氣，則在敝邑百姓，不可一日無此令也。幸本道老公祖，憐才察吏，加意噓借，庶免於吏議；而虞山士民，喁喁待命，日夕仰望上台，早爲鼓舞，俾得展布四體，安心拊循，以活此一方民，謂不肖黃髮老民，宜代爲申籲。切念餘生暮年，不應置喙世事，公書則涉於套數，專啓則嫌於偏私，敢乞老先生俯念鄰壤，轉達本道公祖，矜恤窮鄉，保全賢令。洪河之庇，先及九里，此中兆民，戴德無量矣。鍾元所撰去思碑，附致一通。老先生於鍾元有松茂

柏悅之誼，知非不肖阿私所好也。情事惓惓，伏惟即日留意。願望德音，憑楮馳企。

又頁一四《致張邑尊》云：

恭惟台下以金鐘玉鉉之品望，小試牛刀，蕞爾虞城，惠我良牧，德星所至，菰蘆草木，咸爲色飛。某衰殘臥病，屏迹江村，未能從黃髮父老，執瓣香以候飛舄。席門蓬戶，反荷式廬，遙聆德音，感愧無地。老父母千金驥足，早空冀北之羣，而北地人倫，模楷如鍾元先生者，金春玉應，夙深臭味，湛道德而浮英華，用以撫字痾瘵，育養彫敝，爲此邦億兆造福，豈有既哉？衰晚餘生，腳病乍發，藥餌少間，尚圖曳杖扶藜拜謁堂皇，親聆德教。鍾老回啓一函，敬煩記室，乞爲轉致。草草布懷，臨楮不盡馳企。

又卷上頁一一下《致郎制臺》云：

敝邑新任張知縣，北方素著才品，容城掌教，士類歸仁。下車以來，清謹動慎，以撫育窮民爲己任，小民翕然誦之。敝邑逼近江海，吏治刑敝，盜劇民窮，所望於良吏保綏，眞如倒懸之望解也。老祖臺察吏安民，洞若觀火，豈藉人言？而敝邑爲海濱荒僻之區，下吏頌聲，恐未能遽達於左右。治某恃在知愛，是以敢推士民之意而公言之。伏惟老公祖曲賜培植，令其殫力從事，又安凋瘵，敝邑兆民幸甚。

案：《牧齋外集》卷一頁二三(p. 34)有《贈邑尊張闇然》七律，即其人也。嘉慶《常昭合志稿》卷十九頁十八下《職官》類：

張燦然、順治十八年任。字闇公，北直通州人。拔貢。催科行截票法，民便之。

張氏既爲孫鍾元所推重，其爲廉吏無疑。牧齋竭力推薦，非有所阿私也。

\* \* \*

《牧齋尺牘》卷上《致王符乾》三首云：

頃從侯六翁司農家報中，聞下車未幾，即相度要害，捐資築城，爲金湯永賴。…司農公海內正人，以司屬牽連。辱在請室。其一念孳孳，爲國家，爲地方，不啻飢渴之於飲食。至於教訓子弟，約束僮僕，家訓肅然，中州士大夫之所共仰

也。頗聞其令伯光祿公，高年盛德，足跡不出戶庭。而其弟子多驕悍不守法度，未免為家門之累。倘有干犯，不妨執三尺法以治之。事有相反而實相成者，此所以為司農，即所以為光祿，亦即所以為其子弟也。不肖與司農公二十年道義之交，熟知其好修厲俗，一片雅意，故敢為饒舌如此。（頁十七下）

去歲有八行附司農公郵中相聞，未知到否？忍死幽囚，又復數月，亦殊懶通知己聞問。而司農次公赤社，歸覲其太翁，索此以紹介於門下。赤社才品，為中州人士冠冕，叩閣上書，為其尊人鳴冤，義風扇動海內，其人自足重也。（頁十八上）

案：司農為侯恂，乃方域之父。《初學集》卷三五頁一八《贈侯朝宗叙》云：

侯氏多才子，朝宗與其兄赤社覲省其尊人司農公，因見余于請室。……戊寅四月十二日。

戊寅為崇禎十一年(1638)。《壯悔堂文集》前有胡介社《侯朝宗公子傳》云：

父曰司徒公恂。……而司徒公罹禍最酷，下請室者再。公子為司徒公第三子。……余雖不及見公子，而雅好其文。公子之兄赤社先生方夏，成丙戌進士，又與先少保為齊年友，故知公子事甚悉。

據此知札中所謂「司農次公赤社」，即方夏也。札中稱司農，而傳中稱司徒者，據《壯悔堂文集》前所附年譜：

崇禎六年癸酉(1633)，公十六歲。司徒公遷戶部尚書。

崇禎九年丙子(1636)，公十九歲。司徒公為薛相國觀、溫相體仁所嫉，嗾給事宋之普奏劾糜餉，逮繫獄。

崇禎十四年辛巳(1641)，公二十四歲。司徒公出於獄。

順治三年丙戌(1646)，公二十九歲。仲兄方夏成進士。

札云：「忍死幽囚，又復數月。」則此三札當作於崇禎十年丁丑(1637)，因《明史》卷一一二《七卿年表》二謂恂崇禎九年十一月削職也。

\*

\*

\*

《錢牧齋尺牘》卷上頁二六下至二八上《與侯月驚》四首。其二云：

太夫人不朽之託，已承尊命，敢復固辭。第泥坑迎鑾一事，不惟公家母子大節，

亦是汗青中要緊事。道隱文殊爲簡畧，向日口語，未能一一記憶，乞爲詳悉手疏，以片紙見示，便可放筆作一篇大文字。期以長夏，了此功課，并《路文貞神道碑》，次第具稿，假借腐豪，傾洒此一腔熱血也。

其三云：

太夫人志銘，伏承尊委，不揆固陋，勉強載筆。竊謂太夫人佐助□□，備承恩典，與尋常命婦大家迥別。臨終遺命，丹誠戀國，深心大義，可以激勸千古，不當漫用乘願見身，示比丘尼說法，合頭籠統之談。但自媿樸學拙筆，未能馳騁發揮，有辜仁孝盛心耳。太夫人南甯侍奉三宮，未知何時復抵會城，又不載年壽幾何，紀載之文，不應如此疎闊。今但影畧序次，所謂依樣葫蘆，未知應參訂補入否？老病杜門，未能漬酒更生墓門，念之悵然。信筆率勒，不盡馳企。

其四（案：《牧齋外集》卷二二頁九、十，p. 354《與路名澤溥》，與此札文大致相同，蓋《尺牘》誤收入《與侯月鷺》下）：

文貞公墓隧之碑，伏承尊委，不辭固陋，謹草勒輒簡呈上。……奸民告訐一案，文貞公本意專爲不肖昭雪，其說頗長，序次中亦畧有賓主，但不欲盡言耳，念臺云云，亦如命洗發，千秋公論，皎如日星，殊不待饒舌也。

案：《牧齋有學集詩註》卷五頁四二（p. 1955，《叢刊》本卷五頁一七）《乙未秋日許更生扶持太公邀侯月鷺翁于止路安卿登高莫釐峰頂口占二首》，乙未爲順治十二年（1655）。王培孫校輯《蒼雪大師南來堂詩集》卷三上頁二八引《七十二峯足徵集》：

許元功、字茂勳。……或寫蘭數筆，署名更生，人亦以更生稱之。……嘗同錢牧齋九日登高莫釐峰頂，牧齋賦詩二首，茂勳次和至再，有「禾黍欲歌渾是淚，茱萸方健未成翁」二句，牧齋誦之色沮。

《牧齋有學集佚稿》（六）（《青鶴雜誌》三卷二十一期）《誥封忠慈貞慧祥符侯母一品太夫人田氏墓誌銘》（鈔本《有學外集補遺》第81題，pp. 25, 26與pp. 143, 144互倒，又pp. 145, 146亦有此文，但誤字太多。《牧齋有學集補》（據金匱山房本，刪節幾不成文）云：

太夫人姓田氏，河南商丘人。故南京工部右侍郎諱珍之女，今特進左柱國太傅祥

符侯性之母也。……丁亥〔順治四年，1647〕正月，上自全州移蹕武攸。……八月十四日，北兵逼行在。……越四日，抵古坭。太夫人偃僂拜道左，太皇太后下輿手撫之曰：「微夫人母子，安得至此？」〔法高案：此第二札所謂「泥坑迎鑾一事」也。〕辛卯歲〔順治八年，1651〕，兩粵繼陷，削髮爲比丘尼。聞寧聖上賓，一慟不起。性遂用比丘尼庇喪事，從遺志也。〔法高案：第三札所謂「不當漫用乘願見身、示比丘尼說法、合頭籠統之談」，指此。〕……生男一人，卽性。

據此知月驚卽侯性之字。又《牧齋有學集佚稿》(五)(《青鶴雜誌》三卷十九期)《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師吏兵二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諡文貞路公神道碑銘》(鈔本《有學外集補遺》第81題 pp. 147-153 亦有此文)云：

公諱振飛，字見白。……謙益罷枚卜里居，常熟奸民上變告訐，次及給事瞿式耜。烏程稟嚴旨鑄責，公抗疏爲余伸理，且曰：「怨家自有對頭，是非豈無清議？」烏程起牢脩朱並之獄，操刀必割，公兩言刺其陰事，恚且慙，亦用是魄奪。公坐降三級，調外任。〔法高案：溫體仁，烏程人。牧齋第四札所謂「奸民告訐一案」，卽指此。〕生男三人，長中書舍人澤溥。……庚子二月二十九日，葬公于東洞庭法海塢之新阡。……都御史劉宗周抗論時事，謙益面折之，爲訟言其所以，避席起謝曰：「微公安得聞此言？吾知所過矣。」〔法高案：第四札所謂「念臺云云」，卽指此。念臺，劉宗周字。〕

案：庚子爲順治十七年(1660)，此四札及二碑銘蓋作於是年。《小腆紀傳》卷二四(頁三〇八)：

路振飛……長子澤溥，字安卿。亂後，奉母居太湖。顧炎武嘗曰：「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

第三札云：「老病杜門，未能漬酒更生墓門」，知許更生當順治十七年時已去世矣。

\*

\*

\*

《牧齋尺牘》卷中頁八下《與陸孟覺》：

聞《巫咸祠記》，卽欲勒之於石，而吳門馬天遊適來，今之伏靈芝也。如以屬之，當令敝文增價，不媿寒山一片石矣。乞轉致王邵兩公爲荷。

案：《有學集》卷四四頁一七《重建鄉先賢商相巫公祠堂碑》云：

邑之英俊王君夢鼎、邵君燈，考邑乘，企風烈，喟然歎曰：「嗚呼！是不可以不正。」卜地梁昭明讀書臺之左，建祠堂三楹。

札中所謂「王邵兩公」，即王夢鼎、邵燈也。

\* \* \*

《牧齋尺牘》卷中頁五五下《致□□□》：

以台駕有課士之役，不得瞻拜光儀。尊太公及二烈家傳，如命具草。老學荒落，謹撮錄行狀，補綴不文，伏惟如椽大筆，削而正之。

案：《牧齋有學集補》（又見《牧齋外集》卷一九頁三至五，pp. 319-321）《蘄州盧府君家傳》：

府君諱如鼎，字呂侯，楚之蘄州人也。……丙戌冬，縉卜葬于土門珠樹林。己丑，中進士第。……壬寅歲，奉命督糧蘇松，建節海虞，具府君行狀，三謁舊史氏謙益，俾爲立傳狀。

又《盧氏二烈婦傳》云：

蘄州盧使君叙其先公禦寇殉難之事曰：公之歿也，次子諸生紱、紱子長初、從子紳、從孫震初，皆被鹵死，而紱妻楊氏、震初妻袁氏死尤烈。

知此札蓋致盧縉者，作於康熙元年壬寅(1662)。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頁九三三云：

盧縉，字元度，號澹巖，蘄州人。崇禎九年舉人，順治六年進士，歷官新泰知縣，擢桂林府同知、東昌府知府、長蘆鹽運使。康熙初元，擢江南布政司左參政，管理蘇松常鎮糧儲。卒年未詳。所著《四照堂詩集》十卷，刻于順治十八年；樂府二卷，刻于康熙六年；別集一卷，刻于七年。縉爲吳偉業典試楚闈所得士，所以報之者無不至。奏銷之獄，偉業幾至破家，賴以彌縫。詩詞力摹偉業，而無其才華。

《牧齋尺牘》卷上頁一二下《致盧澹巖》四首，其一、二云：

老公祖以遷、固雄文，發軔《蘄志》，樸學謏聞，謹承台命，聊援禿管，以弁簡

端。幸如椽之筆，削而教之。

頃蒙翰教，謹於尊府君志中，添入合葬一段，以文體冗長，但撮畧序次，不能如梅村志文之詳贍也。知老公祖具眼能裁鑿耳。

案：《牧齋外集》卷五頁一三(P.118)有《重修蕪州志序》，亦當作於康熙元年壬寅(1662)。

\* \* \*

《牧齋尺牘》卷中頁四六下《復王□□》云：

尊府君大葬，同軌畢至。……過承嘉命，以隧道之石見委，此遺民野史，所欲嘔心鉅腎，以自效於知己者也。循覽來教，所欲暴白於身後者，惟督薊一段公案。此意與愚見膈合，故臨文不憚鄭重別白，複累分疏；而其他歷官行事，但撮舉其大畧。金石之文，尺幅窘促，體例不得不爾；亦以孝老行狀，詳委藻麗，郁郁乎良史之筆，他日可以考信金石，不敢取徵於墓石也。再考行述，有事未可言、言未敢盡，筆未能達之語，掩卷深思，爲之黯然流涕。誌文亦仰體尊指，少分發揮。

案：《有學集》卷三十頁一《光祿大夫贈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文通鐵山王公墓誌銘》云：

高郵鐵山王公，舉天啓乙丑進士。……未幾有總督遼薊之命。……命公星馳守關。公抵關未浹日，抽兵束馬，宵征赴難，而都城已失守矣。喪亂甫息，使命頻頒，天地爲籠，逝將何所？公於是幡然而起，彈冠振衣，以赴風雲之會，所謂天實爲之，而非其祈死之本懷也。……公諱永吉，字脩之，一字六謙，揚之高郵人。生于己亥年（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十一月二十日，卒于己亥年（清順治十六年，1659）二月初六日。公之喪至自燕，嗣子明德奉馭寵命，大葬于躊躇山之原，屬龔大憲孝升序次行狀，而以隧道之碑來請。

《梅村家藏稿》卷四一頁七《少保大學士王文通公神道碑銘云》：

既而有謀不用，勢竟莫支，變服閑行，投死無二，忠著於前史，事隔於興運，故不得備書。

蓋此札乃復王明德者。札中所謂孝老即龔孝升。龔、吳二氏之文，皆詳於清而畧於明，

故請牧齋詳述督薊一段公案。

\* \* \* \* \*  
 《牧齋尺牘》卷中頁四六《致黏□□》云：

逆旅邂逅，得快覩鳳文麟采，仰韓慕李，大慰生平。更辱以尊府君千秋之託，下詢蒨蕘，受命飲冰，慙悚無地。老體畏炎，即日促裝返舍，以召命不敢久稽，遂采摭事狀，倉皇載筆。當台翰未頒，已先具稿付侍史繕寫畢工，謹再拜奉致記室。大意欲叙列循異實蹟，以備史館之採，故不敢撫拾煩文；但懼老學疎頑，無以副仁人孝子之心耳。翰貺隆重，叩首拜嘉，臨楮不盡馳企。

案：《牧齋外集》卷一九頁一（P.317）《江浦循吏黏府君家傳》云

府君姓黏氏，諱洪錄，號拙庵，泉州晉江縣人也。……歲己卯，諫垣君舉于鄉。……子二人，曰本盛、本隆。本盛即諫垣君，今官刑科都給事中，奏疏卓犖，為六垣人才第一云。

此尺牘當係與黏本盛者。

\* \* \* \* \*  
 《牧齋尺牘》卷中頁四六上《與□□□》，《牧齋外集》卷二三頁五（P.365）作《與禹九書》云：

病廢臥榻，不復與人間事。適犬子來言，足下不愜意於鶴如，不欲其居此寺。此寺自先母（《尺牘》作「祖」）創修，愚父子三世為檀越，親見鶴如苦心為眾，撐柱山門，毫無過舉，必有僉人，以浮言中傷，致有譴怒。然此僧無罪而去，則山門（《尺牘》作「寺」）無人料理，立致傾頽，恐非足下護法盛心。若老病檀越，剝盡面皮，又不足置喙也。種種遣犬子面悉，詢（《尺牘》作「并詢」）福先大士，可以知公道也，草草不多及。

案：嘉慶《常昭合志稿》卷二六頁三、四《耆舊傳》：

錢朝鼎、字禹九、號黍谷。……順治丁亥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升廣東提學。……轉浙江按察使。……超擢副都御史。……會丁內艱，服闋補鴻臚卿，遷大理少卿。……夙善畫蘭竹及折枝花，筆法腴秀。



《梅村詩集》卷一八第25題有《題錢黍谷畫蘭》七絕二首，即其人也。《牧齋外集》卷二三頁五至七(pp. 366, 367)《致福先大士書》云：

昨犬子歸，傳命，即削牘致都憲公，宛轉啓請，求其勿急逐寺僧，以全薄面。旋奉報章，累紙詞嚴氣厲，凜凜乎金科玉條不可干犯。僕爲心折氣盡，慚悚無地。今不敢更有陳奏，竊平心降氣，爲兩足下私言之，亦非敢違憲臺嚴命觸冒，爲此僧申雪也。據其所言，果有之矣。破山爲寒門三世檀越，閩里所通知也。僕雖老朽，尚在人間，何不走一介之使，持尺一之詔，好言諭之曰：「寺僧不法，當驅遣之，以淨山門。」旁人有愆愚者，正告之曰：「彼自有檀越在，當令彼善遣，以全老人體面。」旁人亦無所置其喙矣。今悻悻然不通一信，不致一詞，震電憑怒，立刻驅逐。此其爲抹殺老朽，借逐僧以逞咆哮凌厲居可知也。乃云：「仰體護法盛心，非有異同。」此不可欺黃口豎子，而可以欺八十之老人乎？又謂「輿誦嘖嘖，賣菜傭三尺子，皆悉其顛末。」老人龍鍾衰邁，兩耳雙聾，受欺受蔽，無足怪也。兩足下聰明絕世，持公秉直，亦頗爲此僧稱冤。豈兩足下之見聞，反不如賣菜傭三尺子，而主持名教爲邦之司直者，獨都憲公一人耶？又云：「千餘年破山寺，百餘年叔翁護法，乃出此無行妖僧，玷辱刹竿。」則鶴如之奸淫無行，乃老人百餘年護法養成之也。斧鉞之誅，市朝之撻，不在鶴如，而反在老人。倒行逆施，亦已甚矣。衰殘病榻，屏迹匿形，無因無緣，惡口辱罵。此亦世間希有之事也。書詞反覆，意氣高張，儼然以金湯護法自命。請問都憲公平日于興福寺曾捨一粒米施一分香否？何勞挺身護法，如此迫切？又請問都憲公，平日參諸方知識幾人？護法海內道場幾處？佛法付屬國王大臣今日誰爲推擇？誰爲保證？此法印便獨歸于都憲耶？僕雖老廢，生平於憲府諸老，舊交則有鄒南皋、趙儕鶴、高景逸、李茂明輩，新朝則有房海客、龔芝麓輩，頗辱其道義深知，草木臭味。今觀此公，鐵面稜稜，威風凜凜，先後執法，似只有此一人。老人眼界頗自寬濶，付之啞然一笑而已。僕有鶴如撐柱山門之語，彼云：「鶴如若死，誰人料理？」此言似尤背理。今所謂撐柱山門者，正謂鶴如未死而責其料理也。彼若死，則其責歸于後人。今日彼他日必有死期也，而先逐之。山門傾圮，破和合僧，此等罪孽，必有與鶴如分肩之者，此不可不深長思也。都憲雖尊重，死與不死，似非出其主張。閻羅老子勾銷世人，原不依捋失文簿。閒話及此。聊供兩足下一撫掌而已。病甚不能延晤，種種遣犬子面告，不復贅及。

此札可見牧齋憤慨之情。時年已過八十，已遭族人錢朝鼎之侵凌。牧齋死後，朝鼎復命錢曾逼死柳如是，詳見錢孫愛輯《河東君殉家難事實》（《虞陽說苑甲編》本）。《牧齋尺牘》卷中頁二九下至三〇下有《與福先》二首第二札云：

八十衰翁，有種種事件，欲待足下商榷，今得遂此願，餘生暮年，亦第一可喜也。原約歸里之日，先到村莊，後入城市，此言萬萬不可爽約，專率稚孫掃門，酌春酒以待車騎之至，勿令老人望眼欲穿也。

案：嘉慶《常昭合志稿》卷二六頁五：

錢祖壽、字福先，號三峯。釋褐官戶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初權臨清關，再權北新關，斂輸惟謹，不以自潤。晚歲耽味老莊，幅巾藜杖，摩娑古物。酬接後進，正色直辭，不為崖岸。曾作《晚秋》詩寓意，有「菊黃蜂意懶，蘆白雁聲高」之句。

據上札，福先與牧齋極為投契。然屈於都憲公朝鼎之威，竟不敢置一辭。收入尺牘時，竟不敢舉其字，可見朝鼎之跋扈矣。

\* \* \*

《牧齋尺牘》卷中頁五一下《致□□□》云：

往年寄孥雕陵，荷賢喬梓道誼之愛，家人婦子，仰賴鴻慈，雲樹風烟，每紆雁素。惟尊太翁老世兄郵筒不絕，翰墨相商，時詢鯉庭，遙瞻鸞掖，寸心縈繞，未嘗不往來函丈也。不肖某，草木殘年，菰蘆朽質，業已撥棄世事，歸向空門。而宿業未亡，虛名為祟，謠詠間發，指畫無端。所賴台翁暨司馬公，愛情孤蹤，保全善類；庶令箕風罷煽，畢口削芒，此則元氣所關，海內瞻仰。不肖潦倒桑梓，無能報稱，惟有向繡佛齋前，長明燈下，稽首齋心，祝延介福而已。犬子計偕，耑叩鈴閣，黃口童稚，深望如天之覆，其為銘勒，何可名言？臨楮不勝馳企。

案：《有學集》卷二五頁九、十《梁母吳太夫人壽序》云：

梁母吳太夫人者，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保真定梁公之子婦，今備兵使者慎可之母，而少宰司馬之祖母從祖母也。少保為隆萬宗臣……丁亥之歲，余坐飲章急徵，婦河東氏匍匐從行，獄急寄孥于梁氏。太夫人命慎可卜彫陵庄以居。慎可杜夫人酒脯糗糒，勞問繹絡。太夫人戒車出饗，先期使姆致命請，以姑姊妹之禮見

賓，三辭不得命。翌日，太夫人盛服將事，正席執爵再拜，杜夫人以下皆拜。賓答拜踐席，杜夫人以下以次拜，太夫人介婦以降復以次拜，乃就位。凡進食進餽，太夫人親饋賓執食，興辭然後坐，沃洗卒解，禮如初。太夫人八十高矣。自初筵逮執燭，強力無怠容。少宰諸夫人蹑躅相杜夫人執事，無僂言，無偕立，貫魚舒雁，肅拜而後退。余聞婦言，奉手拱立，未得身為輝胞，于是乎觀禮焉。又十年丁酉，太夫人壽九十。

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頁六〇五：

梁清標，字玉立，號蒼巖，正定人，崇禎十六年進士，選庶吉士。入清歷官尚書大學士，久綰兵部，畧無建樹。康熙三十年卒。事具《清史列傳·貳臣傳》。撰《蕉林詩集》十八卷。……真定梁氏自明中葉以來，人物蔚起，清標兄若弟清寬、清遠皆官吏部侍郎，清遠著《雕丘雜錄》十八卷、《祓園文集》五卷、《詩集》四卷。清遠父維樞有《玉劍尊聞》、《性譜日箋》、《內閣小識》、《羣玉直譽》等集。

慎可蓋維樞之字。《有學集》卷十四頁十《玉劍尊聞序》云：

真定梁慎可先生，規摹臨川王氏說，撰《玉劍尊聞》一編。

又頁十五《內閣小識序》云：

真定梁慎可先生……撰《內閣小識》十卷。

壽序中所謂少宰當指梁清寬（官吏部侍郎），司馬當指梁清標（官兵部尚書）。牧齋此札，蓋致梁清寬者。札中所謂尊大翁即指維樞。丁亥為順治四年（1647）。

彭城退士《牧齋先生年譜》（宣統二年國學扶輪社鉛印本，附《錢牧齋晚年家乘》文後）：

丁亥，六十六歲。江陰黃毓祺謀反，被鳳陽巡撫陳之龍所擒。先生以留宿毓祺，且許助資招兵，三月晦日遂被逮。河東君冒死從行，誓上書代死，否則從死。及先生下江寧獄，河東君傾家營救，不遺餘力。先生再蒙大難，思文明柔順之義，自號蒙叟。

戊子，六十七歲。久在獄中，而首告先生之盛名儒，逃匿不赴質，毓祺病死獄

中。總督馬國柱因上疏爲之申雪，事得解。

案：譜說誤也。顧苓《塔影園集》卷一頁八《東澗遺老錢公別傳》：

北軍挾之去，以前資浮沈數月，自免歸。送公歸者起兵山東，被獲，因得公手書，并逮公，銀鐐三匝，至北乃解歸。……戊子五月，爲人牽引，有江甯之逮，頌繫踰年，復解。

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頁三〇六：

三年正月，授祕書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明史副總裁，六月以疾歸。是時法令嚴，朝官無敢調假者，謙益竟馳驛回籍，歸途牽連淄川謝陞案，銀鐐北上，傳言行賄三十萬金得幸免。賄雖無徵，後來謙益與人書，屢言匱乏，貧富先後頓異，未爲無因矣。五年四月，復因黃毓祺之獄，逮繫江寧。總督馬國柱以謙益與毓祺素不相識定讞獲釋。全祖望謂毓祺事由謙益告密，恐失考。

案：《有學集詩註》卷一頁五下(p.1594)《和東坡西臺詩韻六首序》云：

丁亥三月晦日，晨興禮佛，忽被急徵，銀璫拖曳，命在漏刻。河東夫人沉疴臥蓐，蹶然而起，冒死從行，誓上書代死，否則從死。慷慨首塗，無刺刺可憐之語，余亦賴以自壯焉。獄急時，次東坡《御史臺寄妻》詩，以當決別。獄中過紙筆，臨風闡誦，欽泣而已。生還之後，尋繹遺忘，尚存六章。值君三十設帳之辰，長筵初啓，引滿放歌，以博如臯之一笑，并以傳師同聲，求屬和焉。<sup>8</sup>

案：顧苓《塔影園集》卷一頁十一《河東君傳》云：「定情之夕，在辛巳六月初七日，君年二十四矣。」辛巳爲崇禎十四年(1641)，則河東君年三十，當爲順治四年丁亥(1647)。葛萬里《牧齋先生年譜》雖語焉不詳，然尚無《牧齋年譜》之誤。

此札蓋作於順治末年。《牧齋尺牘》卷中頁五〇至五三凡十一札，均無收信者之

<sup>8</sup> 《牧齋遺事》(《虞陽說苑甲編》本)云：「牧翁仕本朝，亦不得志，以禮部侍郎內(一作「加」)弘文院學士還鄉里。丁亥歲，忽爲蜚語所中。被急徵，河東君實爲職藁體。長君孫愛性暗懦，一籌莫展。牧翁於金陵獄中和東坡御史臺寄弟詩，有「慟哭臨江無孝子，徒行赴難有賢妻」之句，蓋紀實也。孫愛見此詩，恐爲人口實，託(瞿本有「牧」字)翁所知百計請改「孝子」二字。今集中刻「壯子」，是求改(原無「改」字)後更定者。」按此首見卷一頁六(p.1595)。

姓字，不知所致何人。但皆言及「犬子計借」，則當為同時所書。頁五三《致□□□》云：

梅邨南還，深承慰問。頃因犬子計借，屬令崙叩函丈。

查吳梅村於順治十四年丁酉二月歸里，則此數札不能早於此時。又此札稱「謠詠間發，指畫無端，所賴台翁暨司馬公，愛惜孤蹤，保全善類，庶令箕風罷煽，畢口削芒。」頁五二《致□□□》云：

頃因犬子某計借，崙叩台階，肅候函丈，……弟菰蘆長物，歸向空門，惟有貝葉息心，禪燈送老，不知箕風畢口，何自發機。仰恃台慈，重加覆露，私心銘勒，惟有向繡佛齋前，祝延介福耳。

所云「箕風畢口」，蓋指通海之事。蓋鄭成功以順治十六年攻金陵敗退，牧齋曾賦《後秋興》若干疊詠其事。《投筆集箋註》卷上頁一(p.2705)《金陵秋興八首次草堂韻》自註：「己亥七月初一日作。」箋註本「己」作「乙」，據中央圖書館藏焦抄本改。頁二上(p.2707)《後秋興八首之二》自註：「八月初二日聞警而作。」頁四下(p.2712)自註：「是役惟伏波殿後，全軍而反。」即指鄭成功敗退之事。<sup>9</sup>據《有學集》卷二二頁十三《馮亮工六十序》云：

己亥秋，京口潰，宵人密上變告吳人翻城謀叛，法當屠。主者且恚且懼，刃將斬

<sup>9</sup> 柳作梅先生來書云：「《後秋興》詩中所謂之伏波將軍，似指馬信。馬與甘輝同為成功所倚重。金陵之役，甘輝死之，信無所失，故牧齋自注有『伏波殿後，全師而退』之語。如指成功，則彼為主帥，不得謂之『殿後』，而金陵之敗，損兵折將，亦不得謂之『全師』也。」案：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中國語言文學部講論會中，研究生盧活為君亦有此疑。余案：牧齋此二句乃襲杜甫《諸將》詩「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錢註杜詩》（中華書局本）p.516：「如玉縉者，不過募耕勸農，修承平有司之職業而已。曰稍喜者，蓋深致不滿之意。」《後秋興之三》自註：「姚神武有先裝五百羅漢之議，內子盡橐以資之，始成一軍。」「張定西謂阮姑娘：吾當派汝捉刀侍柳夫人，阮喜而受命，舟山之役，中流矢而殞，惜哉！」「乙未八月，神武血戰死崇明城下。」「夷陵文相國來書云云。」凡指某人，皆書其姓或封號、官爵，故能使讀者一目了然。若伏波指馬信，其誰知之？若以伏波指鄭成功，則無人不知矣。且功歸主帥，殿後之功，雖屬馬信，功歸鄭成功，而深致不滿之意，自在言外，亦史家之法也。



聞頗以筆札自潤，僕苦老窮，亦仰給於此。「本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不免爲老杜笑人耳。

應酬文字，往往潤筆頗豐。彭城退士《牧翁先生年譜》云：

甲辰，八十三歲。五月臥病，自知不起，而貧甚，頗爲身後慮。適齏使顧某求文，一爲其父《雲華墓志》，一爲《雲華詩序》，一爲《莊子注序》，凡三篇，潤筆千金。先生使邑人陳式爲之，文成而先生弗善也。會黃太冲先生至，先生以三文請，太冲許諾，請稍稽時日，先生不可，閉太冲書室，自辰至亥，三文悉就。先生使人作大字，從枕上視之，稱善，叩首謝太冲。越數日遂卒，五月二十四日也。

三文而潤筆千金，可謂豐矣。牧齋晚年亦賴以維持。然往往請人代筆，陳式其一也。<sup>10</sup>《錢牧齋尺牘》卷中《與陳金如》云：

撫臺公祖爲地方事尚書相延，欲作一復啓，非如椽之筆，不足以相稱。貧女借光，其微寵靈不淺。材官立俟，幸篝燈一揮，勿以爲賤事不容促迫也。（頁十二下）

邑侯下車賀序，定有現成本子，但改一二句著題多矣，不須勞大匠締造，昨許另作，新發於刪，尤見奏刀之妙也。因促者迫，只得求救苦天尊耳，一笑。（頁十五上）

<sup>10</sup> 王應奎《海虞詩苑》卷二頁一三上「陳貢士式」條云：「式字金如號絳趺。從錢宗伯受業，下筆華瞻，長於適時，宗伯應酬之文，多出其手。宗伯亟賞之，曰：能如我腹中所欲言者，必陳生也。詩工近體，華瞻如其文。以高才生貢入太學，年七十九而卒。余祖母爲公女，而先祖又受業於公。公沒，詩文散佚盡矣。從先祖遺篋，搜得數首，爲選而存之。」王應奎《柳南隨筆》卷一頁五上云：「陳絳趺先生名式，邑貢生，余王母之父也。嘗作《燕都賦》一篇，俾其子宿源溯潢熟誦。」《柳南續筆》卷三頁七書「賣文」條云：「東澗先生晚年貧甚，以賣文爲活。甲辰夏臥病，自知不起，而喪葬事未有所出，頗以爲身後慮。適齏使顧某求文三篇：一爲其父《雲華墓誌》，一爲《雲華詩序》，一爲《莊子註序》，潤筆千金。先生喜甚，急倩子外曾祖陳公金如代爲之。然文成而先生不善也。會餘姚黃太冲來訪，先生即以三文屬之。太冲許諾，而請稍稽時日，先生不可，即導太冲入書室，反鎖其門。自晨至二鼓，三文悉草就。先生使人以大字瞻真，從枕上視之，稱善，迺叩首以謝。越數日而先生逝矣。」此條爲年譜所本。

新郡公到，欲作一四六賀啓，并小啓一通。四六不過套數，小啓只自叙老病鄉居，待少間謁見之意耳。非借重如椽，不足以增東壁之光也。（頁十五上）

以上爲應酬書啓請人代筆之例。又《與陳金如》云：

《大學衍義補序》，待之甚迫，貧女借光，卽爲脫稿見付，所深望也，切切。（頁十四上）

《牧齋有學集補》有《大學衍義補刪序》云：

於是漕撫大中丞蔡公留思正學，兼修政教，得廬陵聶子《大學衍義補刪》一書，偕諸同志，鐫校流傳，……愚嘗竊論之，非紫陽不能爲《大學》補傳，非建安不能爲《大學衍義》，而非瓊山亦不能爲《大學衍義》作補。

案：《牧齋外集》卷一頁八、九(pp. 20, 21)有《江右蔡中丞新建滕王閣寄題四首》云：「締構爭傳蔡撫軍。」又卷五頁十一、十二(pp. 116-118)《重修滕王閣詩文集序》云：

今司馬中丞三韓蔡公，保釐江右，政成峻擢，鋒車遄發，重新治滕王閣，復其瑰偉絕特之觀。

《清代徵獻類編》頁一六八《清代巡撫年表》卷一「順治九年壬辰」欄下，「江西巡撫蔡士英（二月授。字伯彥，漢軍正白旗人，明守備）。」「順治十二年乙未」欄下，「江西巡撫蔡士英（二月降）。」同書頁一一五《清代總督年表》卷一「順治十一年甲午」欄下，「總漕蔡士英（十一月授。字伯彥，遼東人，原籍宿遷）。」

《與陳金如》又云：

鄒郡公一時良吏，以小誤罪去，吏議不明如此。今有去思一碑，假手如椽，幸爲慷慨洗發，亦可少扶公論。恃特愛不罪頻煩，幸甚。來札并沈太史文馳上，乞速援筆爲望，以郡公望之亟也。（頁一四下）

郡侯碑文，早乞付下，并借送此文了前件耳。想已知悉，不絮及也。（頁一六下）

案：《牧齋外集》卷十八頁五至七(pp. 310-312)有《蘇州郡侯鄒公德政碑》云：

公諱蘊賢，號甫閻，遼左世胄，以貢士起家，所至有政聲。



又《與陳金如》云：

郡守之母，想已物故矣。未知二難俱是甲科否？今何故忽要作詩？昨放四屁，已不中用，今再放恐又如前樣，乞詳示之！詩冊中可鈔一二篇見示，以作樣子。（頁一四上）

卷下頁七上《復余太尊》云：

太夫人墓銘，敬奉千秋之託，敢不如命？但以衰病，觸暑染疾，醫者戒謝絕一切，靜事調攝，掩關息機，料理湯藥。諸公有以文字下委者，悉收藏元稿，待秋盡冬初，方可力疾舉筆。此時賤體委頓，萬萬不能從事筆研也。厚貺殷重，非所敢當，謹用藉手附璧，載筆請教，敬俟後期，臨楮不勝馳悚。

又卷中頁二八上《與素昭》云：

余大尊以太夫人千秋之託下委，聞命悚慄，履歷未詳。不能立傳，謹作表節頌一首，以文體言之，則頌詞似鄭重於作傳也。

案：《牧齋外集》卷二四頁一（p. 375）《余母毛太夫人表節頌》云：

余母毛太夫人者，吾郡守嚴陵余公之母也。……慈母既收華考終，二孤遂順颺肆發，天休滋至，祥光昭回。

牧齋尺牘，可謂極嬉笑怒罵之能事矣。

其他代筆者則有毛子晉。卷中《與毛子晉》云：

孟昉四十，理當稱賀，得借東壁餘光，代草一敘，甚為愜當。但伊使尅後日啓行，恐不能及，或少留之，待此文繕寫而後發也。司理之冊，乃欲求佟處撫賀文也。今佟已移鎮於浙，此事已無干矣。若欲求贈司理之詩，亦須借重捉刀也。（頁二三上）

壽文稿尚未妥，當彼中多有眼目之人，不如先發伊使行，另做一篇補祝，亦見吾輩一片真情也。如何如何？若欲取給于目下，草草匆匆，不成事體，恐反為所嗤耳，幸裁示之。（頁二三下）

案：《牧齋外集》卷十頁七、八（pp. 190, 191）《慧命篇贈孟昉世友四十稱壽》，題「歲

在戊戌辜月之八日」，為順治十五年(1658)十一月。據前札，似此文為毛子晉所起草；據後札，似牧齋親自潤色。此二札皆作於順治十五年。

李介《天香閣隨筆》卷二頁一二：

唐伯虎客大宅，嘗於屏上畫宮女數百，服飾炫麗，姿態百出，共得四扇，傳為寶物，後人求墓□□□□西溪索為潤筆資，後西溪子求墓文於錢牧齋，復為牧齋索去，又有穿針圖，皆伯虎筆，并倪雲林手卷，價值千金，乃伯虎償博負者，俱在大宅，今俱不可問矣，惜哉。

案：《初學集》卷四八頁八至一七有《左諭德贈詹事繆公行狀》(案即繆昌期，字當時，號西溪)。可見牧齋與西溪雖屬至交，其潤筆資絕不可少(繆荃孫《雲自在龕隨筆》卷二世界書局本引《天香閣隨筆》，易「西溪」為「先文貞公」，「西溪子」為「太白公」，蓋以其為繆氏之遠祖也)。

\* \* \*  
《牧齋外集》卷二二頁二下(p. 347)《答友人》云：

卽次吳門，類賈胡之留滯；僦居臯廡，忽歲籥之沍更。辱枉箋書，重蒙存憶。謂遺簪舊履，本先代之陳人；而苦瓜栗薪，亦鄉邦之一物。恐其流蕩而不返，促令屏當以言旋。寧有遐心？忍違德意？少需暄暖，卽返蓬茅。

曹溶《絳雲樓書目題詞》云：

丙戌同客長安，丁亥戊子同僦居吳苑。時時過予，每及一書，能言舊刻若何？新板若何？中間差別幾何？驗之纖悉不爽。

又《絳雲樓書目後序》云：

昔予遊長安，堂上列書六七千冊，宗伯間日必來，來則編繙架上，遇所乏，恆借抄寫。如是數昔，予私喜異日遂可借宗伯書也。嘗請曰：「先生必有路振九國志劉恕十國紀年，南歸幸告借。」宗伯許諾。丁亥予挈家寓閩門，宗伯先在拙政園相見，首及二書，疾應曰：「我家無此書，曩者言妄耳。」

據此可見順治四年丁亥(1647)、五年戊子(1648)間牧齋寓居吳門。牧齋此札蓋作於順治五年初春，以札云「忽歲籥之沍更」「少需暄暖，卽返蓬茅」知之。

陳垣《清初僧諍記》（一九六二年北京中華書局）頁三四至四一「天童塔銘諍」：

天童塔銘之諍凡二次

其一爲費隱對木陳。……

其二則爲木陳對繼起。密雲之寂，在崇禎十五年，徐撰《塔銘》，在崇禎十七年，又載《天童寺志》七。至順治十六年，木陳又請錢謙益爲之，今附密雲《語錄》後。嘗取與《有學集》校，字句偶有不同，大體無異，惟法嗣十二人，集亦未列舉，此爲常例，《語錄》則已一一敘入矣。又請銘一節，集單作恣公，《語錄》則作恣公、門公。門公者牧雲門，木陳不敢自專，引牧雲以爲重，蓋所以塞同門之口，知前此費隱之諍爲有效也。然前諍甫已，後諍隨來。天下多文人，何必謙益！天童在甬，徐以甬紳久爲天童護法，請徐固有因也；錢自乙酉後，名譽掃地，何所慕而求之？且錢選《列朝詩》丁集十二譚元春傳，謂：「天喪斯文，竟陵之詩，與西國之教，三峰之禪，並爲孽於世。」其與黃梨洲書，附今《南雷文定》後，亦謂：「三峰之禪，西人之教，楚人之詩，並是世間大妖，三妖不除，斯世必有陸沉之禍。」牧雲《懶齋後集》六《攝魔論》，亦謂：「漢公跋扈，士庶咸惡而薄之，太史錢牧翁特甚。」然則漢月爲謙益所痛嫉，木陳固稔聞之，請痛嫉漢月之人爲天童作塔銘，其於漢月利乎不利乎？漢月之徒之不能不有所顧慮，猶費隱也。

然試觀木陳之辯則何如？《布水臺集》廿二《復西遼超道人書》云：「先師塔上之銘，久空麟筆，創懷非一日矣。去秋所以重請虞山者，不過借託文言，以光昭先老人之徽烈耳。西遼固信山翁決不幸虞山舞弄筆舌，而雌黃天下也。況三峰爲先師行二之子，則於山僧爲同氣連枝，手右而戕其左，葉滋而掎其根，在他人或恬然爲之，辱在西遼見諒之山僧，斷不出此矣。或虞山信筆直書，不留餘地，而猶子中如玄墓，如靈隱，即猶孫中如豁堂，如仁菴輩，走一使持片楮焉而問山僧，豈可不手勒八行，專人請改，矧靈岳之與山僧，尤稱當世籍咸者乎！見不出此，乃規爲布置，斡旋虞山，又動勞足下之管城君，是謂無識，且昧山僧。夫以明白之山僧，往往見疑於世，獨一西遼諦信之，可慶也，亦可弔也。改易之銘，即如命定刊。雙白遠來多媿媿，乞爲山僧修飾，弗備。」

西遼即祁季超，梨洲先生嘗曰：「祁氏藏書，自季超學佛，一切視爲土苴，多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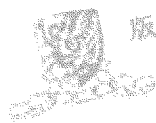
爲雲門沙彌持去賣錢。」見《鮚埼亭詩集》六注。玄墓剖石壁，靈隱具德禮，豁堂正岳，仁菴濟義，皆漢月法裔。雙白王廷璧，靈巖護法。《布水臺集》同時又有復靈巖儲姪禪師書云：「先老人塔銘，去秋始託虞山屬筆，七襄之報，諾以今夏浴佛爲期。中間詞鋒，有礙漢兄和尚，卽山僧都未省覽。老姪既陰得其事狀，何不移牘山僧，俾爲刪改，仍假手張靜翁斡旋錢牧老，抑復何也？雖老姪出乎機，入乎機，妙有化裁，但用之以待老阮籍，則所謂附同氣荷同心之語，又似信不由中矣。老姪自是天生妙慧，山僧深媿賦性顛愚，然則患難欲其相成，德業欲其相勳，無乃太孤老姪之心耶！老姪言滿天下，道播江湖，先老人可謂有子有孫，是則借光多矣。區區十八年來，松柏既實之枯骨寒原，遠煩玉步，或有媿媿，得不深山僧之罪，而消老人之福哉！乞泯此念，荷感尤多。改定銘詞，謹依雙白頌宣口諭，卽如命施行矣。」

季超、繼起去書何詞，不可得見。然繼起託人斡旋謙益，則《有學集》十有詩證之，序云：「己亥夏五，十有九日，靈岩夫山和尚，偕魚山相國、靜涵司農枉訪邨居，雙白居士、確菴上座諸清眾俱集，卽事奉呈四首。」其第四首云：「妙蓮花界自圓成，法海何因起墨兵，少分觀天知眼闊，多生持地學心平。螭螟地曠當街叫，蠻觸人饒畫角爭，放著與君同噴飯，須彌盧頂一螢明。」

夫山卽繼起，魚山熊開元，靜涵張有譽，確菴僧鑒青，皆繼起弟子。丁闇公《明事雜詠》所謂「大丞相與大司農，左右靈巖侍退翁」，此亦木陳妬忌繼起之一因也。木陳兩書，嬉笑怒罵，兼而有之，不可嚮邇。計其時奉召入京之訊已到天童，木陳正擬爲僧人之錢謙益，藉新勢力以排除舊勢力，其得意可想也。此天童《塔銘》第二次之諍也。

《鮚埼亭詩集》一，言：「牧齋本與茶村相契，及國初，竟陵譚侍講主試江寧，致敬于茶村，如燕太子所以事荆卿者。茶村叩之，則長跪流涕曰：『欲先生爲吾家報仇也。』茶村嘿然。是日錢別侍講詩，有云：『海內于今極可憐，江南遍唱李龜年』，指牧齋也。而是後操戈于《初、有學集》者，實由之始矣。」茶村杜濬，有《變雅堂集》。譚侍講篆，順治十五年進士。竟陵之詩，既有茶村爲之報復，三峰之禪，豈可遂無抵抗。無獨有偶，於是梨洲之三峰《塔銘》出焉。以梨洲敵謙益，在當時似稍弱，在後人視之，則謙益豈梨洲比，不能不歎繼起之巨眼也。碑載《南雷文案》六。……

碑撰於康熙四年，謙益已先一年卒，碑固明言與錢撰天童《塔銘》對立也。《南



雷續文案》一又有《輪菴語錄序》，云：「余上靈巖，退翁集徐昭法、周子潔、文孫符、鄒文江、王雙白于天山堂，縱談者七晝夜。余詩『誰知此日軍持下，盡是前朝黨錮人』，記其事也。退翁遂屬余作三峰第二碑，此後《語錄》無不有寄余書札，余或見或不及見，而退翁惓惓之意，不可忘也。」繼起與梨洲之交情若此，與謙益則有異矣。謙益曾序繼起《語錄》，未卒前數月又曾撰《壽量頌》壽繼起，然其卒也，繼起輓之曰：「笑看東澗寫新銜」，則其文果足重耶！

案：陳氏廣徵博引，獨未提及《錢牧齋尺牘》，殆不屑徵引歟？抑失之眉睫歟？案《尺牘》卷中頁四四下《與木陳和尚》云：

喪亂殘生，學殖荒落，恭承嘉命，令補造《密雲老人塔銘》，以償十五年舊逋。每一下筆，輒為戰悼。重念先帝偶惑左道，旋皈正法於老人，末後因緣，可謂佛日重開，法燈再耀。雖復百千萬劫，灰沉石盡，此一段光明，灼然如第一義天，不可揜蔽。不揆固陋，奮筆讚述，欲以殘楮秃管，捧扶桑殘照於質多吞噉之餘，使閻浮檀金輦一千光明，仍照耀四天下，亦愚不自量矣。佛言如然螢火照須彌山，然畢竟須彌四山，亦未必不受螢火一照也。未知法眼照見，以為何如？次後著語，頗為老人施十重步障。竊自謂心平如地，口平如水，任彼百舌瀾翻，千喙剝啄，亦以譬諸一映，付之一笑矣。《布水》二集，繙閱再三，偶一根觸，放筆作序，大率皆撐腸拄腹，薄喉衝口之談。譬如病人竊語，酒人罵坐。李禿翁有言：「奪他酒杯，澆我塊磊。」年來作詩文，什九如此，非吾老師兄，其不嘔而吐之者亦尠矣。勿道阿哪阿哪、撞痛我心也。兵塵方起，法筵寂若，劫火所燒時，我土常安穩，不能不遙望嘆羨，仰恃佛力法力。昇平不遠，樞衣入室，知有日也。曉師還，信筆奉復，并以為約。

頁四五又云：

《密雲尊者塔銘》，十五年前，已諾江上黃介子之請矣。重以尊命，何敢固辭？第以此等文字，關係人天眼目，豈可取次命筆？年來粗涉教乘，近代語錄，都未省記。須以三冬歲餘，細加簡點，然後可下筆具稿。謹與曉上座面訂，以明年浴佛日為期，爾時或得圍繞狻座，覲面商榷，庶可於法門稍道一線，亦可以慰吾亡友於寂光中也。

又《四部叢刊》初印本《有學集》卷三六頁四下《天童密雲禪師悟公塔銘》云：

崇禎十四年辛巳，上以天步未□，物多疵厲，命國戚田弘遇捧御香祈福補陀大士，<sup>11</sup>還齋紫衣賜天童悟和尚。弘遇齋祓將事，請悟和尚陞座說法，祝延聖壽。還朝具奏，上大嘉悅，愈其請，詔所司議修成祖文皇帝所建南京大報恩事〔「事」應作「寺」〕。命悟爲住持，領其事。弘遇啣命敦趣，以老病固辭。踰年而示寂。又二年甲申，國有大故，龍馭上賓。越十有五年戊戌，嗣法弟子道忞具狀年譜，申請謙益，俾爲塔土之銘。……借忞公二通輦結集語錄書問標揭眼目者，江陰黃毓祺介子也。師既歿，介子裁書，介天童上座某，屬余爲塔銘。遭世變不果作，而介子殉義以死，又十年矣。余爲此文，鄭重載筆，平心直書，誓不敢黨枯朽欺誣法門，用以副忞公之請，且慰介子於九原也。銘曰：「……拗折拄杖，拋擲拂子。余與老人，覲面伊始。」

案：《叢刊》二次印本《有學集》銘文無尾。姜殿揚《校勘記》云：

此卷第八頁〔縮印本三六二上〕，頁號題作八至十五，後接第十六葉〔縮印本三六二下〕。蓋刊成之後，又復抽併也。前葉盡處《天童密雲禪師悟公塔銘》銘文無尾，後葉起處，《道開法師塔銘》序文無首，故文字不相啣貫。今校補後方。其兩文中間，尚有塔表、塔銘三首，卷末又增輯塔銘一首，均錄入《牧齋有學集補》。

其所以抽併之原因不詳，或因塔銘末四句爲人所詬病歟？《牧齋有學集補》據金匱山房本探入《答張靜涵司農書》云：

《天童老人塔銘》是十五年未了宿逋，山翁復申前請，不敢固辭。其大意全爲先皇帝悔悟左道存問耆年表章，末後一段光明以著存千秋萬劫法門盛事，亦借此爲百年臣子傾洒一點血淚耳。通篇叙次，援據行狀年譜，不敢增益一字。亦曾將直說三錄仔細較勘，然後焚香佛前。平生命筆，嘗聞諸紫柏大師，謂山谷先生作文，凡遇邪正津要關頭，必正色辨驗於人天眾中證明，決不用偷心取一時人快。私心服膺其言。又深知文字因緣，動關果報，雖世間撰述，斷斷不敢黨枯竹、讎

<sup>11</sup> 《初學集詩註》卷二十頁三上（p. 1397）《田國威奉詔進香岱嶽渡南海謁普陀還朝索詩爲贈》，即此事也。《明史》卷一一四：「恭淑貴妃田氏。陝西人，後家揚州。父弘遇，以女貴，官左都督，好佚遊爲輕俠。」《梅村詩集》卷六第12題《田家鐵獅歌》，即詠田家事。

朽骨、犯昌黎人禍天刑之戒；而況於法門文字，敢私心用意不公不平取鐵鉤犁舌報邪？昨與覺浪兄拈廣額屠兒公案，漫云：屠兒多生用屠刀殺生，我輩多生用筆管殺人，我輩之筆管，即屠兒之屠刀也。浪亦印可其言。頃承慈誨，諄諄啓迪，因為開函一笑語雙白曰：此是靜老方便說法，勸我放下屠刀也。卻苦兩日前付山曉小獅賣去，不得重與台慈商確刪定。然此文末後著語，魔佛兼行，揀收互用，正欲聽其吹萬，付之兩行，意在調人，非為佐鬪，亦正是放下筆管，不妨借屠刀說法也。知台翁與藁菴諸上善人咸當破顏微笑，不作金剛努目耳。繼老師兄煩為代致，不復翻縷。

《再與木陳和尚書》云：

上座歸後，數日內再接張靜翁手書，謂天童、鄧尉，兩家子孫，已成水乳，恐老耄未能悉知，搖筆弄墨，重起風波。誨示諄復，心血沾洒，其為法門眷屬破除鬪諍，不啻救焚拯溺，甚盛心也。因將塔銘原稿，再一點簡，但是文字中槎牙頭角之語，改竄數行耳。是中君臣賓主，眼目歷然，殊非媵阿兩可，自附調人。更於老人激揚提唱一片苦心，重為洗發，所謂頰上三毛，傳神寫照，未必不差勝於元文也。

《答木陳和尚書》云：

塔銘稿出，有人自武林來，盛言磨刀鏃矢，勢焰洶洶。談已，輟為口噤手戰。僕應之曰：吾文之寫於胸，猶彈丸之脫於手也。彈丸脫手，手中無復有彈丸矣，文字寫胸，胸中無復有文字矣。彼將尋聲問影，覓彈丸於吾手，不已愚乎？其人茫然而去。僕之駭不省事，心安如海，大率如此。此則頑石無狀，積刳堅固，恐大菩薩未便以一偈碎之也。聊舉此以發破顏一笑耳。

陳垣所引牧齋《與黃梨洲書》，今據《四部備要》本《南雷文定》附錄抄於下方：

湖上接手教，為之盱衡擊節，嘆賞稱快，不謂高明意見與鄙人符合如此！自國家多事以來，每謂三峯之禪西人之教楚人之詩，是世間大妖孽，三妖不除，斯世必有陸沈魚爛之禍。今不幸言而中矣。邇來則開堂和尚到處充塞，竹篋柱杖，假借緝紳之寵靈，以招搖簧鼓。士大夫掛名參禪者，無不入其牢籠。此時熱喝痛罵斥為魔民邪師不少假借者，吳越間只老夫一人耳。何幸而又得一太沖？德必有鄰，

法無孤起，寥寥宇宙，從此不至形單影隻。自傷孤另，良可喜也。秀初近來相晤，一沙彌扶杖，數比邱侍行，裝成一善知識模樣。正眼熟視之，幾欲發狂大笑，畧交一二語，渠見我滿口鄙穢，掩耳而去。去而反覆思之，不禁其啞然失笑也。第不可因此輩可笑可鄙，遂哆口謗佛謗僧，譬如一輩假道學大頭巾，豈可歸罪於孔夫子乎？斯世中豈無一二高僧精通佛說，禪律交修者？彼不欲聚徒領衆，蕭然於空山古寺之中，人亦無從物色耳。陽明龍溪得禪門之精，改頭換面，自出手眼，學佛而不知儒，學儒而不知佛，徐六擔板，各見一邊，總使成就，只是一家貨耳。太沖於此處，想已大有樞柄，放開兩眼光明，燦破三千大千世界，勿但拾儒門餘唾，寄身在宋元諸儒儲胥虎落之內。老夫雖衰遲失學，尚能執鞭弭捧槃盂以從事郊宮之後也。注《楞嚴經》，正要宣明此一部經，殺盡天下妖魔和尚。若待殺盡和尚，然後注經，孔夫子近不能殺季孫，遠不能殺陳恆，何以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乎？放筆及此，料太沖必以吾為知言也。近有人談及杭城二僧，一是活佛，一是妖僧，戲作判斷一篇，大為叢林傳誦。惜已失其稿，無從博一噴飯耳。《楞嚴》流變三疊，雖畫圖見示，覽之尚自茫然。乞將長水注文，詳細疏解，如何是一橫一豎？如何是進動算位？圖形指事，確實訓詁，使鈍魯人一見了了，方可了此段公案。不妨以名世大儒，暫現邨夫子老學究身，掀開兔園冊子，教寫上大人，讀都都平丈我，<sup>12</sup>方是老夫真切領教處也。覲面未能，郵筒可達，勿憚勞，勿吝教，望之望之！敬此九頓以請仁規。便郵信筆滿紙，即日返權，敬俟德音。清和廿日燈下，通家老生錢謙益頓首奉啓於昭慶僧房。

《南雷文定》前集卷三《答錢牧齋先生流變三疊問》云：

問：「長水註《楞嚴》九變三疊，所謂進動算位、一橫二豎、一豎二橫者，未知其義。又徐岳所謂橫板為九道五道及豎以為柱為位者，與長水橫豎進動都相合否？幸為剖析源流，詳明示之！」

「問」字以下，亦係梨洲引用牧齋來札之文。以下梨洲答書，今從畧。《牧齋尺牘》卷上頁三三下《寄姚文初》云：

<sup>12</sup> 《足本錢曾牧齋詩註》卷八頁二三下(p.2210)《龔孝升求贈塾師戲題二絕句》：「都都平丈教兒郎，《論語》開章笑闕堂。」錢曾註：「吳中諺語嘲塾師云：『都都平丈我，學生滿堂坐。郁郁乎文哉，學生盡不來。』」蓋嘲塾師誤讀《論語》「郁郁乎文哉」為「都都平丈我」也。



所詢三世四方一段，以長水注用算法，無人能曉。黃太沖解爲即今算法，非古《周髀》算也。故列其言以質智者。大抵則長水爲正，而今師皆宗吳興，尤多曲折。愚意則如熬大師之解，以爲但取合數，經義緊關，正不在此，故末後頗掃《楞嚴》三關之說，兄覽之可圓解也。

\* \* \*

裴景福《壯陶閣書畫錄》卷一一頁一五「明人叢簡卷」條下有「錢牧齋二札」云：

奴騎蹂躪齊魯，漸逼郊除，中朝有南遁之說，可爲絕倒。援兵既奉旨阻遏，則爲東南者，惟合力以守淮，庶可禦寇于門外耳。昨以此言進于南樞，未知能用吾言否。鈎黨日急，永言又外謫矣。高陽師以元老罵賊剖心，僅得優卹兩字，不知禁旅之醜賞，果何謂也。言至此，惟有痛心飲涕耳。兩令壻事，玉筍已力任之矣。來札奉覽，想必有以報命也。周千載便，附此數行，匆匆不多及。弟謙益再頓首。冲

別後曾附二札，一在出京時，一在放榜後，想俱達矣。再行遙遙，數旬始得抵都下。夾之兄出手書見示，始知兄以入穀復失，更爲悵惋。夾之又言兄與令弟俱發憤下帷，爲焚舟破釜之計。我輩意氣，自應如此。造物者陶鑄英雄，亦不在目睫取途也。長安中望尊台先生之出，眞如望歲。蒼生之望，似不可不一出慰之。按君一疏，葉相公復爾杜門。雖奉溫旨，亦以破卻局面票擬之權，恐不他有所屬，則內有所歸。孫太宰亦以推升一二被論給諫，爲臺省所不滿，亦杜門求去矣。天下事未知作何收局，總之昔人所云：天若祚宋，必無此事而已。寒窗點筆，聊此奉聞。弟近况頗不惡，功名利鈍，亦在有意無意之間，畢竟自有定數，著忙不得耳。見君常兄弟虞工懋雅諸相知，一一致聲。令弟不及另簡，并此道意。小弟謙益頓首。亭之仁兄知我。十一月十六日札。冲

\* \* \*

顧苓《塔影園集》卷三頁八《答錢宗伯先生書》末附宗伯復書云：

初與友人論世廟大禮，以此語相質。得來示，具見腹笥之富、考據之確，不能復贊一辭矣。

均可補《牧齋尺牘》之不足。

\* \* \*

李漁編《尺牘初徵》（美國國會圖書館藏原刊本）卷一選錢謙益《與僧性融稍節》云：

不肖孽深障重，慈母奄逝，伏承大德，遠賜弔唁，法門眷屬，慈悲哀愍，感泣之餘，不勝隕絕。承示教著述種種屬累，流通證明，雖在苦塊之中，五內崩潰，倘能仰宣佛法，即可俯答慈恩，自當瀝血敷文，滴淚和墨，豈敢以荒迷為辭，廢業自解哉？弟展轉思維，殊多疑惑，庸敢披露真心，酌茲下問。竊嘗謂大藏經論，浩如烟海，諸大法師論師，疏鈔注解，不啻入海算沙。雖復窮年研味，皓首披陳，尚不能了，後人更於何處別出手眼？縱復有一知半見，自謂名通，譬諸日月中天，而燭火螢火，依微自照，不亦勞而無功乎？維摩詰所說經，做秀才時，曾為肇公疏義，言簡義精，嘗謂如郭象注莊王弼解易，可以離經而孤行也。□之擬微於肇公，同乎異乎？如其同也，何取於以水濟水？曾無益乎牛毛，徒自添其蛇足。如其異也，不冒吳楚僭王之譏，則貽珉珠亂玉之誚矣。法華直解，未遑諦觀，援例斷駁，當亦如是。楞嚴一經，集長水之會解，經無盡之刪定。近代又有交光法師，親承記莛，大闡密微，師之要領，指歸何若？豈欲效評唱之宗風，以文句為牽動乎？且以宗判教，則尋行數墨，畢竟剜肉成瘡；以教明宗，則句後聲前，又是無風起浪。徒滋學人之擬議，未蒙佛祖之印可，殆不如不作之為愈也。目連願法，具見慈心，循本而談，亦有未安，試請大德，深自思維。果能具目連之六通，向如來之正覺，撈籠含識，津筏幽明，不妨代金口為宣說，現白毫而濟度。若猶未也，則水陸之齋儀，慈悲之法懺，翹勤頂禮，利益宏多。何必擅立科儀，自創壇宇？昔人感婆子機緣，立焚疏鈔，伏願大德狗薊蕘之狂言，回桑榆之末炤，于鄙人作婆子觀，于諸著述作疏鈔觀，但能燃祖龍一炬之火，即是演法門無盡之燈，心光炳然，大千俱了。若不肖見短察眉，過滋多口，惟有燃燈炷香，向佛前發露懺悔而已，知我罪我，惟師命之。

### (十五)牧齋晚年家乘文

柳作梅前引文頁一六三「《牧齋晚年家乘文》一卷」條下云：

是書有宣統三年國學扶輪社鉛印本，內附《牧齋年譜》一卷，年譜為署名彭城退士者所撰（見近人孫耀卿《清代禁書知見錄》附錄）。

案：《牧齋晚年家乘文》（國學扶輪社印行，據海虞錢氏藏本）內容如下：

- 《錢氏譜圖序》（頁一）
- 《宗法附議》（頁二）
- 《吳越錢氏旁支圖序》（頁三）
- 《族譜後錄》上篇（頁五）
  - 吳越三世五王（頁六）
  - 冀國公諱暄字載陽（頁六）
  - 榮國公諱忱字伯誠（頁八）
  - 通州公諱邁字伯高（頁九）
  - 常熟始祖千一公諱元孫字亨父（頁九）
  - 行十五公（頁十）
  - 道九府君（頁十）
  - 八世祖通十府君（頁十）
  - 七世祖祥五府君（頁十一）
  - 柳溪公（頁十二）
  - 六世祖竹深府君（頁十四）
  - 五世祖益齋府君（頁十四）
  - 曾祖贈宮保虛庵府君（頁二〇）
  - 先考贈宮保府君（頁二六）
- 《族譜後錄》下篇（頁二八）
- 《譜圖後序》（頁三八）
- 《吳越錢氏本支圖序》（頁三九）
  - 宣統三年閏六月下浣歸安王文濡跋（頁一）
- 《錢牧翁先生年譜》彭城退士撰（頁一至七）

案：牧齋年譜，通行者為葛萬里所編，與此譜詳畧互見，可以相補。《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卷二頁七四：

《海虞錢氏家乘》不分卷一冊清錢謙益撰。虞山周氏（鶴峯草堂鈔本）。

又見《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增訂本，頁二四四。

## (十六) 錢牧齋集外詩一卷補一卷

柳作梅前引文頁一七三云：

《牧齋集外詩》在張南械所輯《佚叢》甲集中。昭文孫雄《眉韻樓詩話》云：「其中頗多酬應之篇，惟《甲申端陽感懷》七律十四首，沈痛蒼涼，不忍卒讀。莊烈之憂勤，廷臣之貽誤，悉在詩中，實與有明興亡之歷史，大有關係之作也。」孫氏生當清末，目覩興亡，蓋亦有感而發耳。《佚叢》刊於光緒三十三年。南械名蘭思，虞山人。

案：此書未見。《中國叢書綜錄》（一九五九年上海中華）頁二七五：

《佚叢甲集》：（民國）張南械輯。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排印本。

《牧齋集外詩》一卷補一卷（清）錢謙益撰

《柳如是詩》一卷（清）柳是撰

《龍川先生詩鈔》一卷（清）李晴峯撰

《素蘭集》二卷補遺一卷（明）翁孺安撰<sup>13</sup>

據《綜錄》頁九七八，《佚叢甲集》在大陸四十一圖書館中，僅上海圖書館有此書，可謂罕見。

<sup>13</sup> 《列朝詩集小傳》閩集（世界書局本 p.773）「女郎羽素蘭」條云：「素蘭，名孺，字靜和，不詳其邑里，或曰吳人也。出自蘭錡，歸於戚施。風流放誕，卒以殺身。或曰：素蘭解音律，推律得羽聲，遂自命為羽氏。能書善畫蘭，明窗棊几，蒔蘭種蒲，讀書詠歌，故以素蘭自號。明月在天，人定街寂，令女侍為胡奴裝，跨駿騎，遊行至夜分。春秋佳日，扁舟自放，吳越山川，遊跡殆遍。天啓七年九月中，夜漏三下，不知何人殞殺之。獄具，卒不得主名。素蘭既嫁，不得意，為漚子十六篇以見志，遺詩二卷，好事者序而刻之。」葉廷琯《吹網錄》卷四頁一四（《筆記小說大觀》正編 p.5854）「虞山妖亂志」條云：「《列朝詩》閩集香奩下有羽素蘭，列于薛素素、楊宛之間。小傳稱其『出自蘭錡，歸於戚施，風流放誕，卒以殺身』。《明詩綜》妓女羽孺小傳云：「孺字素蘭，一字靜和，常熟人。生不識姓，善音律，推律得羽聲，遂為氏。後為人所殺。有詩集。」及觀此志，乃悟此人即志中翁氏女孺安之化身。蓋孺安頗有詩名，二家欲采之，而惡其淫蕩，難儕閨閣，故竟列之妓女中；而隱約言其家世名氏，俟後人參攷得之。揆厥生平，亦安得議秉筆者之刻薄歟？」魚翼《海虞畫苑略》閩秀類云：「翁孺安、字靜和，太常兆隆次女。工詩善書，尤精畫蘭，邑中有翁素蘭之稱。」

附《錢牧齋詩文集考》目錄

一、牧齋初學集	259
二、叢刊本牧齋有學集	260
三、金匱山房本牧齋有學集	263
四、錢牧齋全集	266
五、錢曾初、有學集詩註	268
六、投筆集	275
七、牧齋外集	276
八、有學集補遺	285
九、牧齋有學集佚稿	285
十、有學外集補遺	286
十一、絳雲樓文錄	295
十二、絳雲餘燼集	299
十三、絳雲樓題跋	300
十四、錢牧齋尺牘	304
十五、牧齋晚年家乘文	332
十六、牧齋集外詩一卷補一卷	334

# Bibliographical Notes on Ch'ien Mu-chai's Literary Works

(A Summary)

CHOU FA-KAO

Ch'ien Ch'ien-i 錢謙益 (H. Mu-chai 牧齋), 1582-1664, poet, scholar, and Ming-Ch'ing official, was a native of Chiang-shu. There are two collections of his works in verse and prose, entitled *Mu-chai Ch'u-hsüeh-chi* 牧齋初學集, 110 *chüan*, printed by Ch'ü Shih-ssü 瞿式耜 in 1643, and *Mu-chai Yu-hsüeh-chi* 牧齋有學集, 50 *chüan*, printed in 1664. Several selections of his works were later edited by his admirers, and a supplement to these collections was edited. By 1910, just before the fall of the dynasty, there appeared a collection of his writings in 163 *chüan*, entitled *Mu-chai Ch'üan Chi* 牧齋全集. (See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pp. 148-150.)

In this paper, 16 items of his literary works are discussed.